尤菴集 四

尤菴先生文集卷八

疏劄

辭　寧陵誌文撰進疏　己亥五月　顯宗初服

伏以旻天不吊　大行大王遽棄臣民方內奔號舍生怨慕矧臣受　恩最隆衝痛愈深百身無路五情徒焚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臣於疾痛哀苦之中伏見昨日　啓下公事　大行大王幽宮之誌使臣撰出者臣始疑終驚繼以戰悸臣竊伏惟念　大行大王盛德至善卓冠千古雖古之鴻文偉筆似不能形容其萬一況臣至庸極陋其於文字之事尤不近似者乎又況朝廷之上事體爲重縱使臣粗識比事紀實

之體前後文衡之人接武而彬彬如也今若捨此而屬之於么麽一蔭官不亦輕且褻之甚耶伏乞　殿下亟加反汗改付其人使贊揚　盛美之事無一毫有憾不勝幸甚臣無任憂懼屏營之至

二疏　己亥　五月

伏以臣昨日伏讀疏　批不覺聲淚俱發繼之以血也臣昨以茲事體大不免瀆擾致勤　聖教於哀疚之中臣罪已深而既未得請則臣心皇恐一倍深增敢冒鈇鉞更陳危悃伏願　殿下垂察焉臣竊嘗見朱子嘗於孝宗之喪受進挽之命未成而罷逐其後疾病衰暮之日遂以追成自以爲默念平生仰孤恩

遇感激涕泗不能自已略叙本末以見孤臣死不忘
君之意臣每讀至此未嘗不三復流涕以爲君臣之
間固當如此今臣少有才力得以褒揚　休烈之萬
一託之金石則微臣平日孤　恩負知之罪庶或少
贖矣臣心私幸曷有其極第以臣少而失學老益摧
頽其於文字之功全昧路脉以故閭里游從或有以
誌銘來請者不過世系生没是記而臣猶不敢當必
力辭得免然後乃已今乃以陋識劣才頌　神論聖
揣高狀明而不知量則不幾於執毫摸天操尺量地
之歸耶然則臣之孤負之罪益以甚焉而　國家莫
重典禮亦豈不玷焉而不可磨乎今日任此責者自

有其人設令臣有一毫可以承當者猶不敢越俎而爲之況萬萬無是乎不然則臣承　殿下報恩之教感淚如瀉更何忍游辭飾讓再犯冒瀆之罪哉伏乞聖明財察焉臣不勝區區祈懇之至

洪汝河疏後乞免疏　己亥六月

伏以臣庸陋無狀分甘丘壑　大行大王不知臣之不肖　收召不已臣苦言悲情懇辭踰年去秋適聞聖體疾甚之際猶問微臣臣感隕罔極計未及他蒼黃赴　闕獲瞻　天顏區區情理既已得伸則卽當旋歸以遂初志而只以　聖候久未復常故未遽求退少復遲遲矣不料　誤恩橫加授臣以銓職臣連

章累疏抵死固辭而終不得　命則一向撕捱有所不敢故終於冒受而又以爲癥疴旣露疵累旣積則無事於復請而自然罷斥矣非自謂堪任此職也自始至今首尾八九月間大小除拜不知其幾何而臣聞見孤陋知識昏滯汪擬無當稱停失宜政目一出訾議紛然臣恒自愧懼寢食不安中間屢復祈免而慰諭愈加光寵徒增故低徊浸默只俟評彈之至矣今者竊聞政院　啓禀判官洪汝河疏語而其中一款正斥臣身云臣雖未見其原疏然其大意則可知矣此臣夙夜所拱而俟者脫然甘伏如鍼劄病情見事得無復遺憾矣伏乞　聖慈亟遞臣本職及兼帶

仍治臣罪以謝人言不勝幸甚

二疏 己亥六月

伏以臣昨以洪汝河之疏冒死自列乞伏 邦刑矣伏承 聖批則諭以年少輩之銳言何乃引咎至此臣愍然抑鬱不知所出臣之職名不是閑漫雖使臣絶無所失既被詆斥則難可冒處況臣之瑕累不待人言而臣實自知汝河之疏亦已晚矣亦太恕矣臣未知其銳也且聽言之道惟觀其是非而已苟其是也惟恐其不銳也獬豸之觸蓂莢之指此其銳之至者也然或徵於辨訟或頌於瑞世烏有病其銳而爲其指觸者乃敢恬然而不動乎微臣情勢萬分跪危

伏乞　聖慈深加諒察亟許遞免且治臣罪以謝國人之言不勝幸甚臣以區區私義再瀆於　嚴廬不言之中臣罪尤大臣無任惶恐哀懇之至

三疏　己亥六月

伏以臣伏承　聖批不勝惶恐無地自容蓋於前日批諭中　殿下之意若有所病於汝河之銳者夫年少氣銳之人其言誠或有過中者矣然其視頑鈍軟熟者何可同日而語哉況汝河之所以論臣者則正中臣之所失尤不當有所病者故前日臣疏略陳此意矣今者　聖明又以輕妄率爾爲言非所以優容言者而明目達聰之道也且臣之所叨者若是等閑

之職則臣固安而受之改其舊而新是圖矣惟是銓選之職地重事要苟有人言則毋論是非虛實而夬不可冒居故臣冒死固辭而不能自已也第惟嗣服之初尤當開廣言路使蒭蕘必達疎遠咸來而以臣之故致有今日之　教臣罪尤大死且有餘矣臣伏思今日善處之道則無如姑遞臣職以謝人言而又使臣保其廉隅之為兩便也　殿下如不欲永棄臣身徐俟他日是非之定薰沐而召使之則臣亦省愆念咎少收桑榆之功而以備驅策也臣之所言實出肝肺伏乞　聖明俯賜澄察亟允哀懇千萬幸甚臣無任瞻天望　聖激切懇迫之至

四疏 己亥六月

伏以臣素多疾病比因暑濕添得新症見者危之而只以此時不敢言病故忍死供職矣自數日來食飲頓廢氣力綿綴哭班問安俱未得赴臣子分義掃地盡矣每自思惟誠不如死矣不得已冒死請急見阻政院徊徨悶縮計無所出矣不意　召牌下臨義不敢俟優而臣之病勢萬無自力之望故不得趑趄赴方俟斧鉞之誅矣犬馬微情不能上孚格外　召命至於再下臣震怖隕越捨命顚踣來詣　闕下而神氣凌兢渾身戰掉將死未死終不得承事臣之罪戾至此尤大伏乞　聖明亟遞臣職且治臣罪以正邦憲

以謝公議不勝幸甚臣無任惶恐危怖之至

五疏兼辭判義禁新命○己亥六月

伏以臣疾病漸痼蹤跡難安冒瀆　嚴廬至於三四召牌再下俱未承　命席藁待誅危惕方深不意進秩之　命及於此時臣萬倍驚惶益無所措夫朝家爵命不于其德則必凶于國況當　嗣服之初尤不可不愼而臣以罪戾無狀之身首誤　恩典耳目所駭機關不小不審　聖明何故而放過至此哉抑臣有所慨然於心者管仲伯者之佐猶曰禮義廉耻是乃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至於朱夫子之訓則尤深切著明矣其言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非獨其身

之事而已乃關風俗之盛衰臣既以銓選之官不能稱職致有人言而　殿下必欲使之忘廉喪耻强顔出仕　殿下之待微臣不亦太薄乎而亦不念風俗之所關乎臣且聞洪汝河之疏姑爲還送使之改書以進則是臣之罪名未經　睿覽而前頭所坐姑在輕重之間矣　殿下不惟不遞臣職又從而寵秩之若將以是預塞言者之口其在　聖德似甚未安而臣之狼狽萬倍有加矣臣千慮百思理窮事迫勢將出逃遁之計而只以　摚宮在殯而　殿下方居深墨之中臣子情理何忍如是此臣所以徊徨抑塞踐疾日痼者也臣竊伏思惟汝河之疏既　命改進則

其遲速未期而前頭本曹之事多有不可等待者切願　殿下姑許臣懇及其疏來隨其所論之淺深參以廷議斷以　聖意如其須犯重大則請伏刑章如或以爲薄物細故而猶可湔汰滌洗更從諸臣之後則臣謹當承　命奔走不敢更辭也此非臣之所敢言者而區區犬馬之心憂慮困迫遂出於此計臣之冒犯僭越尤不勝誅矣伏乞　殿下哀而愍之亟遞臣本職及兼帶其陞秩　新命別行改正下以全匹夫遠恥之志上以彰　聖上體下之美不勝幸甚臣不勝懇迫隕越之至

辭判義禁劄　己亥六月

伏以臣伏蒙 聖慈俯諒微情 特許所懇臣感恩罔極不知死所此不但私義粗安其在 聖上培養廉耻之道豈不美哉第惟進職之 命尚未鐫改崇政峻秩也金吾重地也臣之誤事之憂有倍於前日 殿下如欲終始全安則已試不勝之瓚力更宜矜念矣臣所有 新命伏乞亟行改正以安微分不勝幸甚

二劄 己亥六月

伏以臣素多疾病今夏忒甚只以此時不敢請急自今月以後暑濕所侵諸症交發寢食俱廢行步闌跚雖於 召牌之下不敢不赴而退輒添苦長委枕席

生意都消以故禁府劇地尚未叅坐文書堆於匱閣
罪囚滯於京外狗馬賤疾貽害至此心常凜凜無地
自容且臣昨於　賜對不識忌諱妄論　山陵觸犯
大臣大臣不安倉卒辭謝臣之本心有不然者而語
欠委曲使人駭訝臣之隨處害事至於如此惶恐咋
舌悔無所及伏望　聖慈亟遞禁府之職以便公私
且治臣罪以重朝廷事體不勝幸甚

辭吏曹判書劄　己亥六月

伏以臣伏荷　聖慈愍念微衷　許遞銓職私義甚
安感戴靡極庶得低徊京邸以伸臣子攀號之情矣
不料玆者未蒙終　恩卽以臣身還差臣窠臣之狼

狽固不足言而　朝家舉錯之重不宜如是也且二三大臣老成純實既廢事宜又諒人情故領左兩相謂宜遞臣於前原任舊臣請使安意於後是皆至公血誠上欲以存朝廷廉隅之風下欲以全匹夫狷介之守名實俱得公私兩宜　殿下正宜念玆黃髮俾永無愆而今乃不庸其猷有此弗詢之舉臣竊伏以爲未安也且念臣奉職無狀致有人言以累　先王之明者罪已難貰而因此輾轉以致三司乖張名流彥選狼狽蒼黃者餘十人矣爻象無佳和氣都消街談偶語自邇傳遠譬如大風才過餘吁未已至於同席之人鍊達朝事臣之所嘗詢仰者而累章自劾二

三郎儆平日之勤攻昧闕欲令寡過者而亦皆引伏
臣夜則愧心晝則慚人正當素衾都門泥首以謝之
不暇而乃於此時以已敗之蹤冒自作之孽復入選
部銓衡人物不亦可駭之甚乎雖萬萬癡騃不辨牛
馬者尚亦知其可羞也且洪汝河之疏本既使改進
則是臣情犯將有稱停輕重之日矣今則又以特
命勿令更上則不但人言藪而不伸臣之罪名仍遂
包籠私幸雖深國言難防況且以臣之故逆塞言路
使有千里之止則亦非細故也臣內訟外悸夙疾轉
劇昨承 召牌未能趨赴 殿下不加鈇鉞之誅反
下醫藥之 命生死肉骨之 恩不知何報而惟是

負犯既深精爽俱鑠雖欲冒耻忍羞以承
殿下委任之意更無筋力可備驅策伏乞
聖慈曲垂諒察亟收新命並遞兼帶諸職以全始終之賜不勝幸甚
臣無任區區懇迫之至

二劄 己亥六月

伏以臣昨以一劄聲竭心腸冀蒙
財察而
殿下反下溫旨開諭丁寧未許哀懇臣不勝悚迫之至蓋
臣之前日蹤跡不至如今日之難而諸大臣猶以爲
可遞者非直爲一夫之事而已人主體下之道當如
是也今則三司同異輾轉立落之後是非愈多國言
方生枝間生枝節上生節臣每聞一言背寒顏赤極

欲循規而走鑽地而入也以此形迹當此職事雖欲抑心抗顏銓品人才人才之被臣銓品者不亦羞辱之甚乎且臣伏見咸陵君李灘之疏又甚震悚臣以山陵之議兩蒙 賜對自以爲區區所懷無有不盡矣今被並案之律蓋以 君父衣冠之藏何等大事而不能碎首力爭以回衆議則灘言雖深臣固無辭臣之狼狽反覆增加將不知所稅也伏乞 殿下哀而憐之將臣所蒙 新命亟行鐫削以幸公私不勝幸甚

三劄 己亥 六月

伏以臣伏承 聖批以何不知心爲 教臣不勝感

泣之至臣固知　殿下之於臣如此故當　殿下哀
苦之日冒瀆不已冀蒙　矜察也然昨者　殿下知
臣窘迫之情故許遞臣職而今復旋除者豈以臣心
爲可安於此乎若是則是臣見　知於前而不能見
知於後也豈不悶縮之甚乎臣之情勢前後疏章冒
陳之已悉矣若是而　殿下猶使臣靦然而出仕則
是不以粗識廉耻待臣也臣誠無顏而更備任使匹
夫之心深自慨然也噫臣之形勢輾轉難安至於今
日而極矣第非得罪於　殿下者故未蒙　澄察而
自廷臣以下則親者愍之疎者笑之惡之者因而攻
之若使介士當之豈能少留哉顧念日月幾何　仙

殮未冷縱不能先自滅身以驅螻蟻攀號方切痛慕愈新此時去國亦獨何心是以冒笑犯尤淹延至今矣今則上畏公議下迫羣議勢窮理極不敢更留 陛下即出城外以俟 嚴命 殿下若以爲無禮治以遠慢之律則臣甘心伏法死無所恨如或憐而赦之使從末減之典則臣謹當祗伏郊坰以俟 山陵之畢矣此則 殿下終始之賜也臣思之至此不覺血泣而摧咽也

四劄 己亥六月

伏以去夜史官承致 聖旨臣感激徘徨終宵繞壁茲者又伏承劄子之 批臣尤不勝感泣之至 殿

下諭臣以還入而承諭意此豈非私情所願欲哉只是如此則是臣從懷而不畏義者也臣之事君捨義而將何以哉且　殿下諭以數年之眷臣亦以此伏知　殿下不至以犬馬畜臣也今乃以忘廉喪耻者見待臣竊伏以爲從前　恩意不終於今日也中庸曰體羣臣也朱子釋之曰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夫君臣之分雖如天地之高卑而其情意則未嘗不相通故三代之盛匹夫匹婦無有不得自盡者也今臣則形勢狼狽無所不至而未蒙　聖明之矜察一向敦勉臣抑鬱悶塞無所告訴狂疾將發雖欲更蒙薰沐以備器使亦末由也已念昔晉時之人輕蔑禮

義而猶謂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以故江表君臣能以綿綿之勢尚延數十百年今日之委靡不振甚於江表而猶有所恃者　列聖培植之餘區區名節不至盡亡矣今若因臣而壞却則　國事將至於不可爲而後之人必皆嗤點曰　國朝所無之事由某而創開云爾矣平生自任雖不足言而亦不至如此之汚矣　殿下苟或憐而哀之不忍以充一夫之數則是乃所以　眷愛之至者也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臣之不能冒耻承　命則已決矣伏乞　聖明亟遞臣本職及兼帶且治臣違慢之罪以爲人臣孤恩負德無禮不敬者之戒不勝幸甚

乞　許隨便調病仍辭判義禁劄　己亥六月

伏以臣伏蒙　聖慈終始曲察復許遞職臣心安跡便對人有辭生死肉骨未足相喻噫君臣之間每如此寧有不伸之屈未燭之幽哉此古之人君所以致人於死馴悍爲良者也臣昨承　聖批又以還入爲諭臣卽當承　命不敢俟屢而臣素有胃病今夏則尤甚一時所食未踰數匙又患暑痢症甚危篤只緣憂愧在心未暇吟呻昨蒙　恩遞驚喜若蘇俄頃之間旋復發作輾轉沉苦氣息綿綴勢當仍莫歇泊更加調治然後可以起動又念城市郊關所爭咫尺在此在彼無甚殊異更望　聖慈更許隨便祗伏俾尋

生路不勝幸甚第惟所兼禁府之事緣臣積滯新霈仁恩未卽霑濡殊非赦行三百里之意而又非古昔當暑滌枷之心也臣夙夜靡寧如自負辜殿下倘或念玆亟賜並遞則公私甚便　如欲姑觀臣疾而處之則乞　令知事以下卽行議讞使中外諸囚亟蒙疏決之　典不勝幸甚

辭判義禁兼陳　山陵事劄　己亥七月

伏以臣蒙被　優假許以調病且　賜藥物感激罔極不知所報第以哀慕之情不能自抑强入哭班所患添劇不可復以筋力爲禮區區犬馬之忱深竊自悲也且臣所帶禁府之職事務甚夥雖以　特命權

委僚貳然漫不知何事而徒竊其名揆以事理殊甚無據尋常憂懼如負罪累伏乞　聖慈更諒情實姑許遞改使臣得以安意調治不勝幸甚臣即伏見所答延陽府院君李時白劄辭則以　山陵事使薦地官有以見　聖人之心無所偏係兼聽博照之盛也臣以愚妄首發異議而素昧地術不能如李尚眞之奔走尋討誠意不足又不能如李時白之懇叩不已只以寂寥數語苟塞其責臣罪萬死然　殿下之即令薦進地官者豈欲見其身而已實欲用其言也蓋聞　本朝地官前則無學稱以神眼後則李懿信朴尚義其最著者也其身已死而其言尚可考矣臣

竊見故相臣李恒福文集則三人所論皆以　健元陵爲最吉則今日諸地官百十輩雖竭其技術而求之豈能得其勝此者哉臣伏願　明教地官毋主先入毋欲自功俾於　健元陵諸岡擇其最優以定神穴則事理得宜天人合應矣況　殿下曾以　英陵之遠爲不安於情理苟其如是則何故捨至近之地而必求次遠之處乎且臣雖未知　健元陵之必可用而水原之必不可用則臣極知之矣何則愚臣前日五患之說雖甚切迫要非目下之亟則姑置不論而唯是子之事親養志爲大苟以爲大則存歿何異哉臣竊伏惟念　大行大王至仁徧溥無物不在

所愛而至於士卒則忒其甚焉故以水原爲七千甲兵之所在也擬之於漢之凉州差遣帥倅必極其選而撫卹其人必異他邑以爲緩急得力之地也今者撤其邑里破其田産使之咨嗟恨歎者必非　大行大王之志也志苟不安則雖使地理盡善盡美亦非臣子事亡如事存之道況地說茫昧有難眞知者乎然則今日諸臣所以擇吉而葬　先王者乃所以葬之於愁怨之域而所以求　先王體魄之安者乃所以大傷　先王之志也苟諸臣之意以爲　先王陟降在帝左右無所顧戀雖其如此亦無所害云爾則是罪之大者也諸臣尚不可如此況　殿下之誠孝

其忍爲此乎臣撫昔傷今常自掩淚今見　聖教似是斡轉之機故敢復妄論至此伏望　聖明垂察而財赦焉

以　山陵事引罪乞解左參贊及兼帶疏　己亥七月

伏以臣罪累餘喘只合退伏而只以　山陵一事如物在喉屢進其愚諸臣不察悲憤塡臆不能自抑終至於形諸紙墨而以猛起之氣發衝口之言以致大臣不安乞免其職臣自顧其心雖亦無他言不知財其罪寧赦伊況大臣　聖上之所禮貌在廷臣僚俱宜祗承而臣忝在參貳有此觸犯尤當峻繩以重事體也且臣猥兼禁府病未供事赦後罪囚久仍原籍

聖慈愍念曾使僚貳權行議緩昨因本府啓辭又命須臣而處之臣所患支離出仕無期而今者兼有難遄之孽臣本職及兼帶亟命並遞仍論臣罪輕重如律則臣甘心引伏無有所恨矣臣不勝危怖怔營之至

二疏 己亥七月

伏以臣賦性偏駁兼且滯固矯揉萬方終不能變發言處事動必忤人其與臣相熟者容或相恕而其新而生者鮮不見怪以是決知其不容於當世非世之不容臣乃臣之自不可容也昨日臣妄陳愚見以爲山陵之定於水原一則有五患之慮非所以爲萬世

無窮之計者也一則乖　先王之志非所以順　殿下繼述之心者也夫隣里往還之間有此等事可相與爲謀而不相告語則非忠信之道況　先王之父母而大事　殿下之所欲盡者乎是以前後進言反覆不已誠欲以救　先王必至之禍致　殿下勿悔之誠而又以爲人之所見雖或不同進言者自當盡其在我者而已昔程子以永昭陵事極言於諸公而終不可得則以韓琦爲可痛以富弼爲忠孝罪人而不受其賜然韓富自不害爲一世之名臣則敢以二人者望於今之大臣而唯其立意太直遣辭太迫其所以盡忠者自不覺其反陷於罪戾雖自悔責

更無所追以故亟上自劾之章而反蒙　慰諭不即罷斥臣已甚悶縮今則大臣再辭其職而禮官之長又從而引避臣左震右懾益無容措夫朝廷之上上以臨下小以承大不相踰越然後若綱在綱有條而不紊今臣敢以叅貳動撓首長誠不可一日在職而所兼禁府之事其所緊急實如前後所陳者伏乞並賜遞罷仍治臣罪以存朝廷事體不勝幸甚臣無任惶恐祈懇之至

三疏　己亥七月

伏以臣昨有負犯私義不安屢瀆　宸嚴恭竢誅譴茲者大臣能容　聖恩隨原臣懼釋欣至感戴難勝

第惟禁府之職又未蒙遞中外罪流當蒙　新霈者不知其幾而臣前有形跡之嫌後有疾病之祟時月遷延疏决無期下不無反汗之疑　上未免屯膏之吝事由臣身怨歸　朝家臣念事體之久乖愍要囚之多滯凡其輕重寧願自當伏乞　聖明俯賜財諒臣之職名　如不欲並遞則將此兼帶亟先鐫改以便公私不勝幸甚臣所患支離漸至委頓雖因醫藥之　恩訖今支延而差復供職實無其期故復冒鈇鉞有此干請更願　聖慈垂察焉臣無任懇迫祈望之至

四疏己亥七月

伏以臣昨以　山陵議定事蒙被　召命迫於疾作
不得趍赴且竊聞大臣更因前事再昨　榻前力辭
其職至請以白衣從事臣並切皇恐伏地待罪伏乞
聖明亟罷臣職且治以違　命妄言之律以昭　始
初清明之治不勝幸甚臣無任戰灼震慄之至

五疏　己亥七月

伏以臣昨者病未趍　召上章待罪反蒙安慰之
批且諭以入來議事臣皇恐感激罔知攸措臣所患
支離漸至沉痼將起還仆終未能自力遒慢之罪視
前尤甚席藁隕越恭竢誅譴伏乞　聖明論臣如法
以戒人臣之無禮不勝幸甚且念禁府之職又未除

免該曹非不知臣病之難堪而只以當初此職特出
上命不欲顯然請遞臣竊悶焉臣之狼狽固不足恤
而貽累　初政極不淺鮮伏望　聖明亟先鐫削此
職然後議其餘犯公私幸甚臣無任兢皇戰慄之至

六疏 己亥七月

伏以臣累進哀懇乞遞禁府之職此非但臣之私義
而已實有所累於　始初之政故煩瀆於　不言之
中者不知其幾而猶不知止此豈臣心之所願欲亦
豈臣義之所敢安哉誠迫於疾病或冀　聖明之矜
愍也只以受官請辭自是常事故與他相蒙實跡未
見臣尤悶塞無可控訴夫以臣之所帶諸職皆踰涯

分俱所當辭而獨於禁府懇懇不已者誠以罪人議緩一日甚急而賤臣所患終年難强以難强之疾遲甚急之事殫當疏之罪囚留 至仁之聖澤揆以事理夫豈所宜比來竊聞罪人家子弟親屬初則遲之中則愁之今則怒之以爲何不央去使至此極念罵之言極其錯愕揣事忖心理應如此古語曰千人所指無病自斃以臣之一息僅存而衆怒之集如矢萃侯則幾何免不旋日而死也況聞有當宥未及而仍以謫死者若其孝子慈孫與臣相讐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則臣何說以自解也臣身不足恤人不有憾於 天地之仁日月之明哉伏乞 聖慈諒臣疾病

之狀愍彼中外之囚　亟許所懇以便公私不勝幸甚臣滯伏郊坰久阻哭班窮天之慟無路可洩病若少愈卽當還入豈待　聖教之勤哉臣不勝憫迫悲哀之至

七疏 己亥七月

伏以臣不堪狗馬之疾屢辭禁府之職冀蒙矜察以安私義玆者伏承疏批復以勿辭調理觀其少愈爲　教臣至此意窮勢蹙更無所出夫一向撕捱期以自遂於敵以下猶或不能況於　君父乎第臣所患倒劇於秋夏之交至於秋末冬初始向差道今此禁府之事決不可遲待至此　聖明倘賜諒察姑

許遞免則公私甚便如或不然則依前　成命仍令
貳僚權行其事猶是便宜之一道也伏乞　聖明量
處焉臣若只顧私計不念　朝家之事則只陳病狀
而已何敢復有云云而自陷於僭踰之罪哉區區愚
妄顚不改塗復此冒犯更乞　聖明並垂財赦焉臣
不勝皇恐震越之至

八疏 己亥七月

伏以臣病伏門外攀號之情久未得伸再承　召命
又未趍赴今朝承　命尤極隕越方俟痛勢少定忍
死詣　闕請伏其罪伏蒙　聖慈更加愍慮諭使毋
入又下遣醫之　命臣不知所以獲此感激怔營不

知死所臣受　恩彌隆負罪隨深伏乞　聖明諒臣情勢病愈之間姑遞臣職以安微分不勝幸甚臣無任銜　恩俟罪之至

九疏　己亥七月

伏以臣久自量度亟合歸死得免爲京邸羈鬼而只以時入哭班得浪窮天之慟爲可以粗伸臣子之情故低徊旅泊以死爲限昨聞　捧宮加漆在於今日不量精力强疾起發頓撼所致腹痛陡劇蹴然中止又孤初心臣之情事其亦戚矣然更没奈何只得任運而唯是虛帶職名久未蒙遞寤寐關心似添一病伏乞　聖慈特加矜愍所有本職及兼帶一並鐫改

俾得安意祗伏不勝幸甚臣每以私義冒瀆　宸嚴罪合萬死惟　聖明財赦焉臣無任皇恐戰慄之至

陳安信良人冤狀乞免疏　己亥七月

伏以臣濫蒙　優暇調病多日而病終不瘉哭班問安全未赴詣臣子情義安得如是臣內悼其心外懼人議每自瀆籲冀遞職名而　聖明靳許遷延至今臣常悶欝茲者尤有所不安者請略陳之去四月信川安岳人十餘輩抱狀及地圖其色甚冤來訴於臣曰安信之間有鉅野曰河墓野有上下而一川中流上野則兩山環抱而其口狹窄每歲雨集汎濫橫布以爲稼穡之害矣頃者宮家人往與上野人相約築

堤上流橫繞而注之自後無汎濫之害宮家人依其始約逐人而分其半田人亦無言矣下野則全賴其川之利而水口寬濶雖或間有汎濫之時雨止則水落爲害甚微且其野中分爲二一畔是諸宮家屯所一畔是村民所作然川注之時則兩　俱足自無相爭之事粤自築堤繞出之後川流之只自筒入者既爲上野之撙節餘波之流入下野者又被宮屯之先導宮屯既足之後始得其餘滴而溉焉故下野之作常患後時病其不足以是用力勤而得穀纖則築堤設筒極非下野之願而噤不敢言矣然此則既然矣而今者宮家人又以爲上下野均蒙築堤之利而上

野既分其田則下野不宜與同今當按籍打量而分之儂等未蒙築堤之利而常被其害今又虛加蒙利之名而實奪之田設使下野實蒙其利當初不曾相約則到今有言已爲非矣況其不然乎儂等如剜心頭而無處告訴欲望以此入告上前以解此寃既而又齊聲呼泣臣矜其言愍其情而又以爲末世滋僞安知其言之一一眞的也故臣只諭之使呈于備局則渠輩又曰竊聞事涉宮家者則備局下人必折抑之使不得通儂等以遠方微末何敢生意臣復諭之曰吾亦備局堂上其於禁此則有餘矣第往呈訴而果然折抑則復來言我其人輩遂呈于備局至於入

啓令本道查　啓矣昨者伏見本道查官姜璘等報狀則囘互婷婀以媚宮家而至欲以三分下野之田以其二與宮家而以此爲順民情云其蔽下罔　上孰加於是惟幸備局不從其言不從則誠是而猶且請治下野人金忠達等四人以爲當日之作變於宮家者必是此人所爲請令嚴刑而蒙　名夫忠達等恃直而不戒不欲拱手遜與則宮家之惡之也宜矣乃以夜中難明之事遽加以不測之罪未知於事體如何也孟子曰侮奪人之君猶恐不順今日之事不幸近之矣夫查官勒加以蒙利之名而欲分其田備局勒加以作變之罪而請治其身若然則民安所措

手足乎縱使勿分其田而終必治其人則愛惜軀命恒物之大情豈肯爲身外之土田而宛轉於刑杖之間哉其勢必且請納其田之不暇矣臣又有所驚心者當時安信之民雖迫於私情而上來然惴惴然不敢出聲及聞 先王查處之 命莫不欣欣然喜得所願未幾 國恤之後竊聞諸宮家之言則以爲安信之民相與踴躍曰諸宮家今亦如前乎云云而仍有推治之舉臣央知其不然也夫 先王之深仁厚澤浹於宇內至於西北則尤甚假使其人有寃莫伸不敢以細故而忘 大德況其查啓之 命實如天地之無私日月之徧照當此深山窮谷莫不哀號之

日渠輩必尤異於凡民豈有敢發此言之理乎設令無知之民或有如此者亦有可諉者昔蘇軾聞神宗昇遐而有詩曰此生幸得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夫以此詩觀之則似有幸於君父之喪乃若其實則神宗時王安石等毒遍天下一朝盡革弊政故云爾雖使軾有些帶來未聞當時以此而治軾也今者安信之民若果有是言則是不過怨毒宮家之意也爲宮家者正當痛恨悔責之不暇何敢指以爲甘心於　先王而欲加之罪乎且諸宮家屯庄見偷於安信之間者又將委之於其人而欲治之是何安信之民所犯若是之多

也其故可知也昔漢武帝欲用桑弘羊征利而先用張湯等峻用刑法夫財者民之所同欲刑法不峻則民亦起而爭之故武帝之術如此而史遷記之先儒論之彼至愚而神者以爲諸宮家必欲因事治之者其意有在也云爾則事干　王宮不亦可羞之甚乎大學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又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今不正不公之事窟穴盤據於　王室之至親而欲他人之爲善不亦難乎記昔　先王下教曰必須人主之家正然後國事可爲也既　明教外方諸宮家免稅盡令如法又於御史廉問之時諸宮家作弊之事並令察啓蓋將一齊整

頓盡歸於明白純粹之域矣臣良不天遽至於此則今日　繼述之道其不在於　殿下乎而數月之間時論大乖人心大變至使　殿下之受良無辜而陷刑臣始不料其事之至此導之訴冤而終使抱冤臣誠無顏面不翅已之推而納溝壑臣疾病之外兼有此事誠不可一日在職伏乞　聖明許遞臣本職及兼帶以安愚分不勝幸甚臣無任憂怖隕越之至

疏語差失引咎仍辭兼帶疏　己亥八月

伏以臣昨以妄言仰達　天聰伏蒙　聖明不以爲罪反加採納使無辜之良姑免刑訊臣懼釋欣至有以見　大聖人察言愛人之盛心也第見備局回

啓則悖言偷穀之查似無是事眞所謂臣言之不信
國家之利者臣竊幸甚雖萬被失實之罪而誠所甘
心也只是姜璘等查狀以分割畏田爲取公論採物
情云而臣疏乃曰璘等以爲順畏情云其意雖同而
卽非本語則臣難免誤達之失臣竊皇恐也且臣不
幸嬰疾始謂不過常年例症今則輾轉深痼不得出
門已浹旬日不能供職已不須言而僥倖不死亦不
可幾矣臣所帶職名俱不敢虛擁而最是禁府之事
積滯猶夫前日囚人家怨苦駭耳驚心益無措躬之
所伏乞 聖慈特垂矜憐所兼禁府 亟許遞免不
勝幸甚屢瀆 嚴廬罪當萬死臣無任兢惶隕越之

至

陳病乞遞疏 己亥八月

伏以臣昨以妄言引伏且以疾病乞遞職事伏蒙
聖明寬赦開慰甚至而職事則仍不許遞臣既仰
聖德之宏深而自顧私義無任悶塞也臣之病勢若
不至甚痼則此誠何時而乃敢屢辭不已自取瀆擾
之誅哉臣每病人臣言病太詳一似投醫之病録殊
非嚴畏之道故臣前後疏章全不仔細泛言疾甚而
已伏想 聖明亦以爲偶然所患猶可以黽勉供職
故 屢勤勉諭是則臣之所以嚴畏而不敢煩者乃
所以久煩 天聽也臣尤不勝惶恐今請略陳其實

狀焉臣之元症乃醫家所謂濕痰者也每值夏秋濕
攻其胃而痰塞其心則胃不受食而心不藏血故形
骸雖存而外枯內朽同一株櫱矣今年則元症之外
添以毒痢狂呼乞死十有餘日腸胃虛豁水穀不着
自數日前復添寒熱之症居處衣服一如隆冬而未
覺其煖俄而熱作則又似瘧熾之勢如是循環亦已
累日此則雖使本來完健者當之亦不可支況臣引
之於將絶之線加之於欲墜之危者乎臣之病狀大
槩如此縱使臣僥倖不死其得調治而復爲平人則
有非數月之內所可望者豈可以難曠之官遲之以
無日之期哉臣之恃冒　聖明實如弱子之望慈父

者故敢以賤疾之狀一一猥陳如是而猶未蒙　察則是臣爲臣無狀不見信於　君父也雖或病瘉顧以何顏更立於天地之間哉伏乞　聖明深加矜念本職及兼帶　亟賜並遞使臣得以一日安意以尋生路不勝幸甚臣無任哀懇懇迫之至

復申前請疏　己亥　八月

伏以臣情勢所迫呼不擇聲猥以賤疾之狀畢達嚴廬之下僭踰已極危懼難財幸蒙　聖上不加斧鉞賜以溫批且使醫官往來看病臣罪至罔加而恩反無前感極涕零不知死所第以職名終不　許遞臣之憫慮於是爲甚臣伏讀　聖批以臥而治之

爲教臣之所帶俱是閑局而惟是禁府之職則前有審克之文案後有入出之議讞其所關係至重至大如臣迷暗雖窮日繼夜揮汗而治之猶懼不能況敢擬之於淮陽之清爭而大累　始初之政哉頃者副貳之官猶得以專決其事矣今則以其更無　上命久不復坐衙滯囚甚多忽言如沸臣之受言固不足恤而其在　聖上若疾之道豈不有傷乎且臣與知事臣許積俱有疾病而積輕臣重然積乞遞得遞曾不持久今臣則苦言悉懇無所不至而訖未蒙　察是則臣之素行多愧於積故其於　君父有孚有不孚臣實積之罪人也內自慚訟歸咎無所然欲積其

誠意以冀感通則非一朝一夕之可能而公家之事日淹月滯臣若但知畏懼而更不疾呼則罪戾反深故復冒萬死有此冒瀆倘蒙　聖明憐此情勢並遞臣職則豈勝幸甚如或不然則只遞禁府亦得以少安其心幸尋生路矣若是則雖死之年猶生之日也臣無任懇迫皇怖之至

請　從權劄　己亥八口

伏以臣垂死病中伏聞　聖候違豫有非前日之比臣五內如焚欲言哽塞嗚呼豈我　先王在天之靈不能慈覆而然歟　勤斯至情無間幽明則其所以憂傷愍感者當作何如也臣思之至此不覺涕淚交

橫直欲籲天而無從也臣竊聞諸醫之言則　殿下所患專出於胃氣之虛若非薑桂之滋則雖用神丹妙劑亦無收效之望云苟惟如是則　聖質不爲不高　聖學不爲不明何故將以小不忍而亂大謀哉昔聖人懼人之以死傷生遂爲明訓以詔天下與後世其曰毁不危身其曰身有疾則飲酒食肉其曰不勝喪比於不慈不孝一節深於一節夫豈非禮而聖人言之哉禮雖先王未之有猶可以義起況聖人之訓著在方册者不翅丁寧乎且夫行奏繼述孝之本也居處飲食孝之末也蔽於末而忘其本匹夫匹婦猶且不爲矧伊　殿下上有　祖宗之統中有　兩

殿之奉下有臣民之責若是而猶可自輕乎哉且聞慈殿哀疚成疾餐粥罕御若以此時復貽惟疾之憂則　慈殿之懷復有所不忍言者矣臣嘗見人家孀婦新遭罔極之痛莫不有下從之願而惟其子母爲命粥飲相勉更相寬譬以相保護既而毋謂其子曰我之不死爲爾故也噫此眞至之言也貴賤雖殊此心寧異今　殿下欲勉　慈殿則當自己先　慈殿勸勉則順承無違然後可以少慰　慈殿之心矣然則今日之自保　聖躬乃所以保　慈殿也古人有言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可謂孝矣嗚呼　先王與　慈殿今日所望於　殿下者豈有踰於是哉

伏願　殿下勿以小節而忘孝之原勿爲徑情而乖理之當淵然深思翻然改圖以慰　祖宗　兩殿臣民之望不勝幸甚臣適以此時死病嬰身　殿下特軫憂恤靡所不至而臣則貼身枕席不能叩頭　殿陛號泣以請臣已自傷悼不如無生昨夕伏見　所下藥房諫院之　批心膽墜地終夜無眠忍死口占敢以　上聞語雖無倫意實由衷更望　聖明財諒焉臣職名未改蹤跡甚危而此事蘊結未暇及他尤不勝憂怖悶塞之至

更請　從權仍辭判義禁劄　己亥八月

伏以臣一息未絶微衷蘊結頃者敢有所陳伏承

聖批則委曲開諭不翅丁寧有非微臣所敢當者第詳　聖意則實甚嚴峻聽者喘汗臣不勝皇恐悶塞之至繼而百官三司以至宗班竭誠號籲而猶不得命則愚臣前日之言益知其猥妄追思增悸措躬無地第惟臣言非有別樣所見臣曾讀禮經其說居喪之禮累萬餘言而其中飲食之節最爲細末喪大記曰君大夫父友食之則不避粱肉而有酒醴則辭此言雖其無疾者爲其所尊而强食也至於有疾則又有飲酒之文然則食肉又輕於飲酒矣只是後世喪禮皆壞內外之無別也言笑之無節也出入之無異常時也只有酒肉一欵以爲之防故人以爲大事而

又反以食肉爲重於飲酒則與聖人本意一切相反此乃禮文之末失也然則食肉爲至輕之節而保生爲至重之事以至輕之節而忘至重之事雖庸衆人亦不爲也且臣伏見　兩慈殿下藥房之教則以爲當以至誠勸諭云若以大記觀之則以無病之人而君食以粱肉則食大夫父友食之則亦食今　殿下既非無疾而　兩殿至親也又至尊也懸非大夫父友之所可比則安敢一向强拂以壞孝順之道哉豈兩殿外以勸諭爲教而內實不忍爲言乎是未可知也先儒有言曰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

子況未必是乎未知今日　兩殿之勸諭者其於事有大害乎其無大害乎　殿下之所執其是乎其不是乎　殿下執小節以爲嚴教而不知其反犯乎至嚴之訓是未可知也臣有此意思故前日敢以上達非敢以瑣力冀幸於回　聽也至於今日　所以答羣下之請者愈益嚴截臣仰屋腐心只呼彼蒼而已尚何言哉然區區之心猶不能無萬一之望其亦戚矣且臣竊有私懇敢以冒陳臣曾以所兼禁府甚害公私故累章請免則　聖批不許而只令貳官商議於臣臣之所患日以益痼實無精力可以省閱文案若必強而爲之則是促其垂盡之命也且前日知事

臣許積嘗以　特命就臣而商議其時則臣以校勘
先朝遺事借踏公廨雖非本府猶有可諉而嘵嘵之
說已不勝多況於今日乃敢偃然私處堪受重臣委
來而議事則其論議之激又當如何也昔魯國之政
議於私室而聖人譏之臣雖無狀決不敢以身犯之
也伏乞　聖明俯察臣疾之痼且念事體之重亟許
遞免以便公私不勝幸甚臣委身床席既不得趨與
於庭請之末而復事瀆擾臣罪萬死惟　聖明矜諒
焉

又辭判義禁劄　己亥八月

伏以臣昨伏承　批辭所辭禁府之職又　不許遞

竊料　聖明猶未深察臣疾之甚危以爲臣之祈免特出於循例而已其實猶可以自力也　聖意若果如此則是臣之不獲乎　聖明甚矣臣亦有一端天賦之心當此百僚盈庭逐日號籲之時何忍偃然堅臥而反以不緊之疾每事瀆擾哉如是則臣之罪戾萬死猶輕　聖明或可寬恕而有司之臣必執而治之矣前日　聖教本府公事使副貳之官商議於臣朝家事體殊甚不然而此則尚可諉以權宜至於臣之病勢則形骸已盡銷鑠精神已盡耗脫只有膈上一喘綿綿不絕而已而尚可省閱案牘議讞輕重哉本府之官若以　上命迫之使爲而不得爲則是違

拒　君命之罪臣實難免而亦何異於杖死漢哉臣前後哀懇瀝盡肝肺而訖未蒙　察要之死日本情乃見臣不必汲汲更乞而本府公事今將來委理勢迫不知所出敢冒鈇鉞更此冒瀆伏乞　聖慈垂仁財幸焉

乞歸仍辭撰　誌疏　己亥八月

伏以臣忍死陳乞冀蒙　恩遞　聖慈愍念復下該曹庶得安意靜息幸尋生路感戴方深若灰生燃不料該曹復爲防啓必以臣爲不至甚病猶將可以黽勉供職而外以爲諉也臣素行多愧人不見信自咎不暇復何言哉自今以往哀懇雖切似無所幸而禁

府之事留禁已久出場無期臣之悶慮萬倍於前矣
臣自念疾病如此死亡無日去歲趙克善之事可以
爲戒臣若一朝溘然於此則不但臣身嗚矣於人其
在　明時亦且爲不祥之事矣臣願及其未絶乞其
骸骨如載死尸輿曳而歸僥倖至家而一息尚在則
厥衛之日謹當匍匐上來以伸臣子之至情矣如或
未能死於道路尚愈於苟瘝其官而匪人匪鬼徒累
輦下也況且　大行大王狀文之下已過數日而臣
疾勢如此尚未泚筆臣夙宵憂憫罔知所出伏乞
聖慈亟遞臣本職及兼帶仍許暫歸而　所命　誌
文改屬他人不勝幸甚臣無任惶恐震越之至

論柳後聖事劄 己亥八月

伏以去二十八日夜該官來言以柳後聖議藥事有
聖旨並令臣獻議者臣惶恐震悚亟當承 命而臣
宿病之中方又患霍狂痛乞死然 君父議藥其事
至重欲俟痛定而獻其愚見故留坐該官而終不少
止竟乖初心罪實罔赦亟乞治臣以爲遲慢者之戒
不勝幸甚第臣於此終有所未知者夫後聖之罪國
人皆曰可殺是何也 先王昇遐之變實千古之所
無而後聖爲首醫故也此人心之自不能已者夫豈
有私怨於後聖而然哉夫人心之所同卽天理之所
在人心固不可拗天理況可違乎今者後聖免死而

出獄則中外聞之必愕然而駭憤然而怒矣臣竊懼焉自昔　國哀之日匪無醫官而人心不如今日者非以人心有今昔之異也然則今日之事當論其當死與不當死而已使之議藥姑不暇論也且竊念李者善以入診時偶失恪謹之故至於受訊二次而編配則後聖之終無一事而只編謫籍不亦舛乎若曰後聖非有惡意則可貴之心終亦無他也昔程子以其姪子爲庸醫所殺請罪其醫而至以杖馬醫事證之程子之必爲此言者蓋舉其至無情而誤者也程子以子弟之慘猶尚如此若是君父則又當如何也夫一人之身莫大於死生而天下之痛莫甚於君父

之喪彼雖其情可哀而其法不可撓也且聖賢之訓各有攸當臯陶曰宥過無大而孔子則曰赦小過此言大過之或不可赦也以臣愚意則及其流聞未遠亟令還囚以正其罪則　王法明人心悅而萬民稱聖矣至如藥房之事則臣亦悶煎焉然廣召諸醫博詢而精擇則可以收效此實着實切急底道理縱使後聖可赦語勇於敗軍之將竊恐其非所宜也臣疾病垂死憂慮深切敢此冒瀆伏乞　財幸焉

誌文封進劄　己亥九月

伏以臣曾受　大行大王誌文撰進之　命惶恐隕越再辭不敢則　聖批悲哀不忍復瀆故不敢更辭

矣前月日伏受　行狀及別下傳教臣自念疾病危劇神思耗脫且伏念自古帝王有大德盛美則必有博古能文之士持簡操管從而寫之故事蹟彰著傳之罔倦使後世力誦不已此非如臣者所可跂望又況所被　傳教之意其所以推明　謨烈繼述志事者卓卓巍巍震動宇宙如臣者尤不足以奉承故久益趑趄冒死復辭矣伏承　批諭愈益懇惻臣始敢不揣陋劣收召魂魄始得撰次第以呻痛之中絕少操筆之時以致遷延不以時進心常悸恐無地措身也臣垂死之中五情猶存每當書事纂言儼然薰然恍若復瞻　天顔更聆　玉音嗚咽不堪一字千涕

嗚呼悲矣嗚呼悲矣茲者堇得脫藁爭寫投進嗚呼疇敢以彰施之末繪天地而畫日月也且以畏約拘忌之故務爲宛轉不能直書眞所謂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者也尤不勝痛苦焉第嘗見朱張二夫子嘗銘其友魏挺之之墓畏難小人曾覿之勢而恐貽挺之不測之禍故挺之言行不欲察察言之其後二十年朱子追補其所闕今日之所可畏不止於曾覿則顧安得肆意以書無所斟酌哉此恐是一種道理也臣若只爲一身禍福以曖昧　先王之志業則人不食其餘矣何以舉顏於天日之下哉是其大體之不可闕者而尤可忌諱者則終不敢書苟處之有術則

追補亦無難矣雖其所書者亦不無更加商量者則姑作兩說以俟　睿擇盖尤欲微其事而著其實伏乞　殿下與二三大臣商議以定取捨不勝幸甚且此進　御之本臣所宜手寫以進而病不能成字又不敢付之外人以益其煩言故只使不解事賤息隱屏而書之其於上平空連違失格例者殊多又多塗乙不恪甚矣臣既覺其如此不勝震駭亟欲改本則日期已迫不可復運故仍以呈進無任惶恐俟罪之至

臣伏見朱子於章奏間時請留中盖有此箇規例矣伏乞　睿財劉成後臣因竊記憶春間伏聆

大行大王玉音以爲湖南山郡大同當待秋成議其置罷云此事如可遂行則雖在　山陵之前亟宜停當俾不失時可也如不可行則亦當早有指揮使其官吏無所等待可也此非今日所當言者而臣疾病如許恐遂溘然俾前日所奉　玉音仍遂沉晦則亦甚悲疚故敢此陳白伏乞　財處

辭摠管劄　己亥十月

伏以臣之本職及兼帶屢乞鐫免未蒙　允許嚴廬之下不敢復瀆而惟是所兼摠管之職則前頭　廠衛之時　舉動之日不可曠廢又不可代攝而臣之疾病萬無自力之望伏乞　先賜遞改以便公私不

勝幸甚

二劄 己亥 十月

伏以臣虛帶諸職已過四朔心常凜凜每欲力辭必得而 諒陰之中屢瀆是懼洊洊默默因循至此揆以事理豈容如是惟是虛帶之中摠府之職尤甚妨碍前頭 廟衛之日雖或推移成樣而 縟儀大禮苟簡甚矣臣若在下僚則本府必已請遞而特以首席之故事體未安而不果爾狗馬之疾若有一毫自力之勢則固可臨時出仕而昨者 殿事微情難抑忍死赴班仍致添劇方此苦痛公私狼狽憂慮深矣伏乞 聖明俯賜諒察所帶摠府 先許遞改不勝

幸甚

乞解職名疏 己亥十一月

伏以臣伏承 聖批反覆旨意懇惻臣感激兢惶益無容措臣義當趂即奉承而臣病實痼不能自力且聞會 葬諸人旋即下去留在者無多 殿下誠欲留之則不可淹延以失事機是則臣之病愈决不可等待而遴選之任自有該曹他人尤不可越俎也且臣前疏所陳非苟爲引嫌而已臣實有罪負以干公議雖蒙 聖慈慰諭盖覆之國言未已傷桃者宜戒於李懲羮者必吹其虀古人於其近似之中猶能類推而亟反矧乎今日之事正是前日取敗之舉如是

而又敢擔着是傷桃而不戒於桃懲羹而復啜其羹臣雖至愚不忍爲此也伏乞　聖明曲諒微情亟收成命使此盛美之舉專委該曹疾速了當俾無後時無及之歎不勝幸甚且臣蒙久未相見之　教臣尤不勝感泣之至臣　病殘喘孤處旅寓終夜不寐憂慮萬端恐不得復侍　清閒之燕矣今者　聖教及此瞻戀懇切第自悲歎而已臣虛帶職名爲日已久日夕皇仄如負重累伏乞　聖明終許鐫免俾安微分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無任區區懇迫祈望之至

伏以臣以疾病私故屢瀆　天聽自揆負犯極知罔赦而第念事有所迫切心有所悶縮則仁天之所必號慈母之所必呼如或懼瀆擾之嫌而有不盡之懷則是自外於仁天之覆慈母之愛也亦非臣之所敢安也臣請復冒萬死更申哀懇焉蓋臣所患非有疼痛之處而只是胃弱阻食元氣漸耗長時委頓雖未見日異一日而較以數月之間則顯然不同矣是蓋大限已近趨死如奔更不可回光反景復爲平人矣比來　慈聖違豫舉朝憂遑　反虞以來殿事屢過而臣於起居之班致哀之禮一未得隨諸臣之後伸犬馬之誠雖幸免有司之察舉私心皇慙已不可言

矣而邇者　隆恩日埤異渥愈加臣內數身犯外懼物議跼高蹐厚計無所出只有解免官職不忝名器猶可以粗安私義少謝人言矣伏乞　聖慈曲賜諒察亟許鐫遞不勝幸甚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乞退疏　己亥十二月

伏以臣年齡衰邁疾病支離自量形骸餘日無多夫壯而仕老而歸恒物之大情況臣呻痛之餘朝夕難恃一朝旅瑣朝露溘然則臣生誤晚節死爲羈鬼九地之下目宜難瞑伏望　聖慈曲加哀憐特許歸死則不但微臣私幸無窮其在　聖朝處臣之道　恩禮俱盡更乞　聖明諒察焉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引罪乞退疏 己亥十二月

伏以臣迫於情勢冒死乞歸伏蒙 聖慈面諭丁寧
事及 先朝臣不敢仰覩 天顏臣亦摧咽不能成
聲區區所懷未能萬一而退祗伏孤館益切哀隕第
念 聖教所以諭臣者極其懇惻可泣鬼神臣非木
石豈不知感然而終不敢仰承者必有甚不得已者
臣久欲陳列而在臣蓋有所不忍言者於 殿下孝
思罔極之中亦有所不忍聞者故隱默腐心只恨其
不即死滅以謝率土之心矣蓋臣少讀禮書愚不知
變鄉里禮訟每以固滯見誚矣臣嘗見程子曰人有
死而復生者故禮三日而斂然趙簡子十日猶蘇未

三日而斂皆有殺之之理臣每讀至此未嘗不凜然竦然以爲此爲人臣子者所必當知者也然禮有分限二日小斂三日大斂此士大夫事也至於人君則三日而小斂五日而大斂夫限促者雖不可寬限寬者決不可促以傷臣子庶幾之情矣臣之素心如此故今年五月初五日中使以　內旨傳諭以爲時氣暖熱恐有慮外之虞欲以今日小斂臣謹對以禮既不然且雖有慮外之虞　殯宮寬濶必無所憂矣初六日事將終畢臣又以爲禮書小斂條有未結以絞未掩其面蓋孝子猶俟其復生欲時見其面之文斯禮也臣子之所不忍違者也故臣又違諸臣之意而

固執以爲當如禮書矣才出哭班大臣以下竟以
內旨有所疑慮而旋卽變通焉蓋臣亦非不知有所
疑慮而猶欲如禮者臣嘗見禮經君喪用衣至於一
百二十八稱之多臣以此謂人君棺槨必甚寬濶而
不知我 朝揮宮卽有尺度也不幸事異初意承事
諸臣相顧錯愕諸大臣以下俱入奉審翌朝原任大
臣以下又入更審則非由人事而然者十分明白矣
終至於舊 揮宮旣不得用而新 揮宮又至合木
此前古所未有之變也朝野喧騰皆以歸咎於臣以
臣爲執拗誤事夫惟我 先王至仁盛德百世不忘
爲臣子者旣不能百其身以贖又不能滅命以褥蟻

而其所以致誠信於　終事者乃出於意慮之外臣雖滅族沉宗何足以慰人心而謝人言哉臣思之至此不覺失聲而痛哭誠不欲舉顔於天日之下也且臣於　山陵卜定之日衆議以水原爲千載一遇之地而乃敢倡爲異論竟至遷就臣雖未知地理之如何而揆以人情求諸神道則今茲所卜可謂盡善盡美而人言未已愈往愈深夫以我　先王聖德神功覆冒區宇　深仁厚澤淪浹膚肌　厭世之後億兆哀慕願得吉土以奉　衣冠之藏者曷有其極而臣以無稽之言亂已定之謀違臣子必誠之道致今日不韙之名臣之罪戾於是爲大矣且臣頃於　聖候

遣豫之日中外遑遑靡所不用其極而乃敢獨違羣議以爲大醫有罪當死決不可使之議藥矣其後竟以其所議之藥快收其效　聖體康寧此實　宗社臣民之福也論者以臣爲不急　君父之疾此雖不能舒究臣心之致然跡其所爲則人言之至烏得免乎臣負此三大罪得免於有司之誅已是僥倖況望帶職養病偃息　輦下以蔭公議與　王法哉臣於因山之後即欲露章自劾若蒙　聖慈哀赦則旋歸田里杜門待盡而微衷眷眷不忍便訣且慮此等說話不宜進於　諒陰以益　聖朝哀疚之端故趑趄囁嚅以至今日矣今則時月荏苒歲序將窮更不可

因循以冀終遆故敢冒萬死略陳其一二而猶有所不敢盡者噫臣之情事其亦戚矣伏乞　聖明俯賜財察若以爲其罪雖大而其心可恕似不至於重究則姑遞臣職　許其歸死以安微分實　天地父母始終生成之恩也臣無任懇迫激切之至

出城外乞退疏　己亥十二月

伏以臣疾病之外又有負犯冒死陳達矣伏蒙　聖批慰諭撫存極其諄懇臣奉讀以還不勝感泣第臣蹤跡終有所未安者出伏城外以俟　明命伏乞　聖慈諒臣情勢臣本職及兼帶　亟賜鐫遞仍許歸死不勝幸甚臣不得更辭　天顏區區方寸不翅亂

矣臣無任瞻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

南歸時陳情辭職仍請　收還賞典疏　己亥十二月

伏以臣爲臣無狀瀆有煩言去國蒼黃未敢　陛辭伏蒙　聖明猶示慈覆之恩三遣近侍諭使還入至下徃見之教此豈臣子所敢聞者哉臣狼顧喘汗愈不敢少留　天門已遙悲慕徒深區區寸赤　聖明或能諒察也臣罪戾既大職名猶存至於別職如大僕提調尤不是閑冗伏乞將臣本職及兼帶亟賜鐫改毋使天工少曠則公私幸甚且臣曾受　寧陵誌文之　命畏忌窘束不能贊揚　盛美之萬一眞所謂廢明聖德不載者也心常痛恨如負深罪今聞

賞典亦及於臣臣誠慙赧莫知所處伏乞　聖慈並加改正以安微分焉

中路乞免疏　己亥十二月

伏以臣離京六日才到竹山地不但臣病軀疲苶難堪趑程亦緣中心愴然缺然不忍於疾行也古語有之梁鴻適越登岳悲嘯李老去周至關長嘆矧臣情懷視二子爲何如哉噫自古人臣被謗者何限而未有若臣之慘者也　殿下不惟矜而赦之而禮遇之隆愈往愈深復遣近侍追宣　聖批滿紙辭意勤勤懇懇一字一句無非可以泣鬼而感神者區區賤臣益無以爲心也第惟臣之職名猶未盡遞是則　聖

明不忍於一並收回欲以是少存體面也惟是崇班
峻爵甚乖於罪戾之蹤峨冠長組不着於樵牧之社
而　國家命德之器又不可久拋荒野之中伏乞
聖明盡行鐫改俾以素履還歸則臣謹當沐浴　恩
榮悼訟愆尤以畢　聖明保存之鴻私也臣無任戰
灼祈懇之至

尤菴先生文集卷九

疏

還鄉後辭職仍辨大臣筵奏失實疏 庚子正月

伏以小臣憑恃　寵靈得以百病餘喘歸到松楸感戴　恩榮只思隕首而已唯是給馬之　命特出尋常既入湖界則道臣又定差員使之護行此皆不宜於遁人身上故臣終不敢承膺而銘鏤之忱又不能勝說矣臣還家之日伏承疏　批則不許遞職而使之改圖上來臣蒲柳之質未老先衰加以疾病沉綿氣血凋殘今玆歸道不過四五日程而臣輿曳顛頓首尾十五日僅能得達既歸之後委身枕席只如老

牛之忍鞭不起臣私自量度不過是朝夕之身伊況蹤跡之難便有如前後所陳者只合杜門養痾以盡餘年矣誠不敢復入朝端再累　清明之世也伏乞聖明曲諒情勢終賜鐫遞俾安微分不勝幸甚臣昨者竊聞相臣以貢案事陳達於　筵席而語意之間未免有些少失實者臣不得不略陳焉去年四月語及貢案　先王顧謂賤臣以爲此　列聖以來每欲變通者卿試與若干人私相商正可改則改之不可則置之亦無妨也今日人情好爲紛紛吏胥輩若聞將改貢案必將譁然矣此似不便不欲以未定之事先設虛聲以駭其聽矣臣奉承　明旨出與今右相

臣鄭維城延城君臣李時昉同共看詳而臣復以
啓於筵中以爲此不過裒多益寡移彼就此使得均
平而已似無大段蠲役之處矣第其中甚無關於
御供而傷財費物者則不勝其多以其最甚者言之
則如桔梗菜之賤者也閭閻下賤尚且厭棄而一年
御供所用之價至於白米三百九十石之多又聞李
時昉之言則該掌猶且以爲不足故自戶曹每年加
給云矣　先王大駭曰乃至於是耶如此之類須一
一書來其所不緊者予當盡減之矣又　教曰外方
進上之物或有不堪當鼻而棄之者而擯財於此者
不貲甚可惜也臣對曰今日之事須用　皇明之法

一應　供上悉皆自　內貿用然後生民庶蒙實效矣　先王教曰試將從容商量矣厥後未及了當而先王遽已違豫矣嗚呼痛哉今相臣所謂其後不爲啓達必有所難便而然者似非實狀也夫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者此史遷盛稱以爲大道之要而乃若聖人之道則有不然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程子曰小變則小益大變則大益夫民窮財盡至於此極而拱手熟視終不爲之所者正非　先王當日之心也臣親奉　德音常若在耳故今敢流涕而陳達焉伏乞　聖明諒察而財赦之

辭職仍辭食物疏　庚子二月

伏以臣瀝血號籲冀遞職名而伏承　聖批則非惟不許其所以教諭者不翅懇惻臣感泣皇汗罔知攸措蓋臣之下來始雖因流言之行然　聖明在上臣非以爲其言之敢徹　宸聽又非以爲其言之交亂朝紳只爲臣爲臣無狀受言不祥故奉身以退自訟自咎而已非敢有一毫芥滯之意也今承　聖批有勿爲所動使凶人無所望之　教是則　天日下照而微臣本心猶未蒙　鑑照也臣不勝惶恐焉然既往之事毋論虛實而置之勿復道可也惟是臣疾病危篤朝夕難恃雖欲勉强還朝以副　聖旨而其道無由賤臣遲慢之罪至此尤大跧伏田間日俟誅譴

之加而已第惟臣虛帶此職已逾半年然在京之日則尚可逶迤因循以過時日至於下鄉之後則便是田夫野人而猶帶職名豈非大段謬刺乎不惟在臣私義爲甚難安而　朝家名器切不可委之於草萊之中也伏乞　聖明亟賜遞免俾得安意縮伏以畢餘生不勝幸甚且臣昨因道臣伏聞有食物之　命臣尤不任感隕之至粤自　先朝蒙此　恩典其時則臣有老母得以榮養子母銜感相與昫昫今則臣母不在只增不洎之悲而臣則菜根木實自是本分口腹自討粗可延活而目今餓者盈路遑遑顛頓之狀目不忍見耳不忍聞臣雖受此此誠不忍獨食而

不忍下咽也昔齊君賜餓者以食餓者曰願賜一國之饑者宋時相臣餽伊川以縑伊川辭曰相公之縑雖多不能遍及天下之寒者伏願　殿下毋獨以老臣爲念亟賜反汗以安微分而　思齊民伊川之言對兼味則念饑氓梁腹之苦御重裘則念寒者墮指之慘念茲在茲釋茲在茲使　先王遺民俱免塡壑之患則臣雖餓死於空谷與有榮光千萬無恨矣臣不勝激切怔營之至

病未赴　召待罪疏　庚子二月

伏以臣昨因道路之言伏聞　聖候靡寧視物良艱臣驚憂煎熬極欲奮飛以詣起居之班而犬馬之疾

比甚危篤無計起發則北望　宸嚴只自憒心而已俄聞藥石呈效神明默佑　漸向差境臣又失喜噎嘔繼以踊躍嘻此心何爲而如是哉豈非不期然而然哉夫在人理之中者雖氓隷之賤憂君父之不安而喜其無疾者自有所不能已矣況臣厚受　恩私常思碎首糜身以報之者其在今日其爲情事又當如何也茲者伏蒙　所下別諭綸音惻愷旨意隆重絶非微臣所敢承者臣奉讀盤蹙有淚如瀉噫臣粗識君臣之義不至如禽獸之全昧則其欲不俟駕不俟屢之心何可量哉不幸臣苦患胃症經年廢食之餘泄痢繼作至今兩月形骸雖存氣血都消便旋之

際亦須人扶今若迫於寸誠起動頓撼則未能五里十里必致隕絶是豈　聖慈從前軫念保活之意哉以是宛轉哀號如癡如狂須臾之頃疾勢轉劇嗚呼其亦可悲也已噫　殿下愍臣之病而賜之藥軫臣之飢而賜之食　殿下之憂念臣身可謂罔極而臣於　殿下聞　有不安之節而不即奔問復承　懇惻之教而又不得趨赴臣之無禮無誠無義無情一至於此臣之有生誠不如死矣伏乞　聖慈遞臣職名亟下有司特治臣罪以爲人臣不忠者之戒則臣雖葅醢糜爛解誠所甘心萬萬無恨矣倘蒙　聖慈諒臣疾病　哀臣情勢赦而不治則臣當俟病情萬一

少愈匍前進歸身司敗以伏今日罔赦之罪矣臣不勝血泣戀　闕之至

辭右贊成疏庚子四月

伏以頃者　聖候違豫上下遑遑雖還方流隸之賤莫不驚惶渴慮之日　殿下特下惻怛之　教召臣使歸而臣疾病危苦終不得趍赴以伸君臣之義以效犬馬之誠臣之罪犯萬死猶餘臣祗伏鄉里恭俟朝廷之財處矣伏蒙　聖慈特加寬宥不使勘正既又別遣掖庭僊人私問賤疾而又　賜以藥物食物四方傳說無不感聳臣受　恩彌隆而負罪彌深　聖上之假借愈甚而物論之訾評愈起此事理之當

然也然臣每常自語以爲朝廷寬大其於醜穢累辱之臣視如糞壤固不欲繩以一切之法而其在微臣雖薄譴細何必須受之於身然後乃能少安於心臣寤寐夙宵祈望甚切不料茲者　恩命又下除臣以貳公之官臣才之不能堪任姑置不論而臣俟罪而遷官因退而獲進揆諸事宜無舛於此者矣臣未蒙新命之前方將瀝血披肝以請其罪仍以乞遞前職而臣沉痼之中精神昏短疏未易就因循至今矣今復蒙此　誤恩臣欲扶曳就道詣　闕自列則危症必發死無幸矣如或復如前日乞遞未遞遷延時月久辱名器則是臣負犯視前有加矣區區怵迫之情

無處告訴眞若窮人之無歸豈意　聖明御世如天
閔下無物失所而螻蟻微喘獨抱鬱抑豈亦生成之
功猶有所偏而然歟臣竊不勝自憫焉伏乞　聖慈
曲賜軫惻前日遽慢之誅容或　矜恕而新授職名
亟許鐫改以安微分俾延殘喘則　殿下至仁鴻恩
當與萬物同被沾濡而死亦瞑目矣臣無任震戰祈
懇之至

尹善道疏後待罪疏　庚子　四月

負罪臣宋時烈云云伏以光陰迅疾不翅駒隙　聖
考一棄倏焉以臨率土含靈哀慕更新矧臣受　恩
之深不知何報則其在今日又作何如懷也其欲奔

詣　闕下少伸區區慟切之懷者易有極哉而賤疾沉綿久難自力昨蒙疏　批極其惻怛而未即趍赴方切愴惶玆者竊聞曾以議禮之誤物議甚譁至有陳疏辨析因論臣罪者臣未見原疏雖不詳其措語如何而略以大槩觀之則若以臣爲圖危　宗社者然臣隕越震慄措身無地臣之負犯何乃至此人臣受此罪名卽宜滅身沉宗之不暇何敢舉頭抗顏自同餘人哉臣旣不敢在家偃息又不敢冒入　國門輸身司敗惶惑迷錯不知所出出伏路傍祗俟　朝命伏乞　聖明先削臣職亟付有司治臣如律不勝幸甚

辭職仍陳戒疏 庚子七月

伏以臣伏承道臣傳諭 批旨使臣徐待未冬之前上來者此蓋 聖慈愍念賤疾艱於暑行故稍展其限俾得安意調治 聖明所以體下之仁至矣盡矣臣承 命感激愈思糜粉噫 殿下推是心以行則一世之共躋壽域也將不旋日矣臣涕既隕之繼以喜躍只是遞職之懇終未蒙 許臣竊惟焉古之聖王事不過物各奠其居故几杖盖席不入公門亦猶簪紳軒冕不可處野既非其處是爲過物雖使臣冒居朝端將不免鵷梁鷦軒之刺則 殿下猶當退斥俾填丘壑矣況臣退伏已久其所忝叨因循不改引

日逾時若以為一家私物豈不大可謬刺者哉伏乞
聖明深諒事體亟賜鐫免則公私兩宜名實俱得矣
臣不勝犬馬之誠終不泯滅不以在野
而有間矣苟聞 衮職之有闕何敢不言以孤 累
朝之恩眷哉臣竊聞 殿下命除醫官梁濟臣以守
令之窠而政官未即奉行則因此 天怒震疊不許
政官之退使之經宿於政廳有若拘禁者然因以移
之於政院又因以移之於藥房大臣前後 綸音極
有過中失正者遠外傳聞未知信否如或有之則恐
非興邦之舉也先儒有曰聖人無怒然而孟子曰文
王一怒武王一怒云爾則聖人何嘗無怒哉特以當

怒而怒怒而不移正如明鏡止水隨物賦形妍醜在彼我無所與雖刑人殺人人不覺其有怒故曰聖人無怒然而燭理未明養心未純則其發如霆其湧如山雖知其然而亦不能自已故程子曰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於道思過半矣臣伏未知　殿下於日用之間所用工者如何而今日之發於外者乃如是耶臣請以觀理忘怒之說推論今日之事伏願　殿下垂察焉臣未知　殿下以濟臣爲有牧良之才而有是　命耶抑以其侍藥日久不無勞效而然耶如前之說則政官自可以公議注擬不必待　聖教之煩矣如後

之說則私恩匪頒古稱人主之累德　聖明豈偶未之思耶如曰濟臣之勞不可不償則　詢諸廷臣厚其賞賜陞其資格無所不可何必强拂公議以爲守令然後乃爲償其勞乎然而　殿下之不顧公議而必爲此者恐不免爲一私字所蔽而然也始雖不察而爲其所蔽及其臺諫爭執政官持難則　殿下正當虛心平氣觀其理之是非翻然改轍而無所靳吝者此正不遠復之事日月之更孰不欽仰而奈何　聖明不能出此既拒臺諫之言而又怒政官之不能承順移之又移以及於素所禮貌之大臣中外震駭氣象愁慘噫　殿下之不能忘怒亦已甚矣蓋自夫

子以至程朱所論治怒之道者不翅詳矣夫子傳易曰山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論顏子之好學曰不遷怒不貳過答樊遲辨惑之問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今者　殿下出送醫官不令診治　聖躬殆近於此矣程子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可怒之事自家着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朱子曰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目私而用智人欲之盛也此皆格言至論而至於我　先王聖訓則又有所至切至要者記昔　先王臨筵嘗語賤臣曰予嘗於事之不可者姑且置之以待中夜怒意一息然後徐察而處之故得以寡過矣大哉　言乎此豈非

大聖人用意着緊處乎其不以聖智自居而大段會
省察大段做工夫之實又可見矣夫觀法近則取則
深　殿下於此若不惕然動心怵然興慕以爲遠宗
近守之圖則一國臣民更無所望於　殿下矣臣不
勝憂煎憫迫之至臣又竊思惟人之慍怒多生於事
不如意而意之所萌例因其有私而發此一私字實
百病之所根也苟不於此痛察而勇斷則因此而起
意因意而起必必之不得則怒因生焉一事才已他
事又來循環無端漸至熾盛而政事之得失國家之
興喪判焉豈不甚可懼哉昔宋寧宗初即位朱子將
赴召命路聞有御筆指揮而極以爲憂當是之時國

勢衰弱戎虜憑陵其所以爲殷憂之端者何限而朱子之憂乃在此而不在彼者誠以爲其本旣病則枝幹雖盛而猶不足恃也聖賢之慮可謂深矣　殿下自卽位以來凡事務欲從容愼處而竊瞷所存則惟於私意根株不甚斬斷以小事言之則除拜之間戚畹之親例多蒙　恩頃日臺臣之疏實已覷破此病矣此病漸漸放濶以至特加於末技之賤臣而因以至於過生威怒而莫之察焉此實由於辨之不早辨也朱子曰左右厮役橫加官賞官府僚屬例得褒遷固不問前例之是非而或者又不問其有無此不可不正又每稱諸葛亮之言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

罰臧否不宜異同又嘗病人主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此皆切至之訓也臣嘗記　先朝時從臣有以大臣言補外未幾　先王下教使之還除內職其時朝議以爲才以大臣言補外旋卽內叙事體未安久不奉行而　先王一任廷議終無督過之意此豈非　大聖人光大含弘之德乎若使政官不問其是非而惟　上旨是承則此特一吏之事耳何必置政官哉如此則體統不立朝綱益紊而亂亡隨至矣可不懼哉可不戒哉臣又竊有大憫者夫忿懥之發不惟害心其所以害於病者尤大故醫家者流深以是爲戒矣嘗記我　先王自戊

戊季夏不豫以至己亥孟夏其間十餘朔之間內外
關禀豈無所戾於　聖意哉然而　先王未嘗有嗔
怒不平之色見於言爲之間者而　德容常和藹然
如春陽之煦物焉中間大將李浣以公主家事少失
聖意小臣謹誦侯夫人教二程事以聞之則　先王
卽宣玉音曰得聞嘉言深以爲喜　先王盛德如此
故政事咸和臣隣思奮至於　沒世之後萬姓追頌
不已嗚呼今往何監非　先王之盛德乎臣言之至
此又不勝哽塞也嗚呼目今天災時變疊見層生雖
使　殿下戰兢臨履精白純粹猶懼不給況乃行之
以私小震之以威怒正如父母有不悅之色其子不

能起敬起孝思所以順適其意者而顧乃果隋錢財以遂其私毆擊僮孥以攄其忿而欲塋父母之底豫者不亦遠乎嗚呼其可謂岌岌矣昔朱子章奏有痛哭流涕之語臣嘗以爲此賈誼之所以見譏於人者而何朱子亦爲此言也今以區區犬馬之心忖之然後乃知此言之發於痛迫而不我欺也伏願　殿下誠心典學精察於理欲之原而以盡其心體之明存養於靜一之中而切戒其波動之端則庶幾臨事不眩而隨感所發者必能順理而中節矣臣誠不勝祈祝之至第念此事爲日已久　聖心想已雲消霧霽克悔前事之失堯天舜日廓然清明矣臣固知此言

之甚贅而猶且云云者竊以爲懲於前者不深則忘於後者不切故猶不勝其過慮之心敢冒萬死而言之伏乞　聖明財察焉臣又竊有所獻焉去年初夏將遣御史之日　先王親授小臣以廉問節目使臣出與大臣商定以進而又更　親自增損分授發遣其中蓋多循例事件而至於諸宮家作弊等事則表以出之特書於封書之中則　聖意所在蓋可知矣其時受　命者八人　所授之書一無異同則其使一體廉問之實又可見矣竊聞頃者　聖意疑以爲先朝之所使廉問者只是嶺南一道而他道則不與焉及其筵臣進說明辨其不然則　殿下所當亟發

德音以終　先王未究竟之事而顧乃因循推諉以失中外之望豈不惜哉其時　封書想今俱在固不可誣也雖只以事理推之諸道之民受害於宮家者皆在所恤之中牛羊何擇焉而乃獨仁於彼而忍於此耶此理甚明　殿下何故持難若是哉此既於矯弊利物之政大有所害而其於　繼志述事之道亦有所憾臣又竊爲　聖明慨然也伏願　殿下深思而亟反之克遵　先王之末命雖在當時事目之外者並皆以類而推之亟行釐革以大慰四方之受毘不勝幸甚臣既屏伏畏約朝夕待盡其於　朝政得失固不敢與知而今此數事實係　殿下本源上治

忽之機而又是上關　先朝者故不敢隱默有此冒煩罪當萬死伏乞　聖明留神財幸焉臣無任皇恐震越之至

辭兵曹判書疏　庚子八月

伏以臣前授貳公之　命屢陳章疏冀蒙　鑑改今者又移本兵之任而例外別有　諭旨夫貳公雖尊係是閒官然猶冒死陳瀆惟以必得爲期者誠以疾病難强趨謝無時在外帶職事體不當故耳今玆所叨則職掌煩夥事務要緊一日廢事瘝敗百出雖使臣終當承膺往來之際輒成稽遲其所貽害必不少矣況臣舊患沉綿新症添加腰脚瘦細皮骨徒存兩

日昏瞽視一成兩凉氣纔生已尋舊襦此皆衰病向死之象譬如秋虫已俯勢不復仰豈可使百一無幸之身嘗之於斯須難曠之地哉故揆己罔堪揣義難進之狀有不暇陳達矣且念古之人臣辭官解職者朝去君側暮已絶於朝廷故人臣重去其君人君亦惜其去而必縻以爵祿矣今臣則不然雖曰退在田野飢則　殿下賜之以食病則　給之以藥是猶禮所謂爵祿猶列於朝也臣亦一念未嘗不在於　宸嚴故有懷則必聲有問則必對是臣致身之義無間於疇昔也何必扶曳跋躃勉强聾瞽重爲清明之累然後爲可哉伏乞　聖慈俯矜將死之臣且念王務

之重亟許遞免毋更貽因循引日之弊則公私幸甚
臣無任兢皇戰慄之至

二疏 庚子九月

伏以臣控瀝肺肝乞遞所叨而 聖批勤諭未許鐫
免臣狼顧憂懼未知所出臣竊念人臣辭免不一其
端或以物議或以私義未敢上煩君父則一切託以
疾病而人君之許其解休者亦不必以爲眞有疾病
特亦意其必有事在故使之自獲所處矣如臣今日
之懇則實異於是臣素有胃病不能食食有年矣及
至始衰之年又經草土因以轉甚穀物幾於全廢只
啖木實以苟朝夕以故氣血日耗肌膚日削雖在壯

盛之年猶且難支況今衰老之境其能望幸哉縱使臣勉强就道不過催督殘喘未及中半拖死尸以歸矣此豈　明時之所願聞哉是以寧受慢　命之誅而不敢爲必死貽笑之舉以累　明時也臣伏讀　聖批有拜謁　新陵予懷何如之教臣不覺聲淚俱發無異抱弓之日也狗馬之疾倘堪起發則豈不欲亟赴陪衛之後更盡一慟而旣不可得則瞻望寢儀只自悲隕而已且竊惟念　聖孝無窮繞省擗踊之餘必有傷損區區憂煎罔可涯極而又不得趨班起居以伸臣子之義臣之情事可謂戚矣而其罪亦且難赦也臣又念本兵之事雖有佐貳莫遽代

攝一日空曠害端百出正與君臣大小夙霄勤恙之日緣臣之故瘝廢重務臣之負犯至此愈大矣伏乞
聖慈諒臣哀懇之切且念該職之重亟許遞改以便公私不勝幸甚臣若所患少愈可任行役則即當趍赴
闕下以請逋慢之罪矣進退遲速不係於職事之有無也臣無任激切懇迫之至

辭吏曹判書疏 庚子十月

伏以臣伏蒙
聖慈矜察才遞中兵庶幾安意閑蟄以盡餘年感戴
鴻恩如枯生梯矣不意今者復有
天曹之
命臣猥蒙
先王誤恩擢授是職忘分代
斷血指汗顏狼狽顚仆將無收殺之地矣幸而
聖

慈愍念特許解免以便其私臣日夜感祝以爲海內
含靈誰非涵濡之物而偏被　寵私無如小臣也今
者汗顏未乾血指未完而乃敢不懲其侮復蹈其非
以傷　主知以臭國事則臣之罪戾雖傾江漢之水
曷足以洗濯哉兼且狗馬賤疾有加無減遇此初寒
已成藏六赴　闕陳情亦無其路臣之負犯愈益難
赦矣伏乞　聖慈終賜哀憐亟許鐫免以安賤分不
勝幸甚臣無任惶恐震慄之至

辭職仍陳　聖學之要疏　庚子十一月

伏以臣於昨日晚間伏承前疏之　批其丁寧開諭
委曲懇惻有非賤臣所敢承當者何故愚臣之遲慢

愈甚而　聖慈之恩眷愈隆也臣感激徊徨如癡如
狂誠不知所措之地也夫人受恩深則於敵以下猶
不知所報或至思死者有焉矧臣衡戴隕越之意寧
有涯量哉不寧惟是　聖躬自嗣服以來常少安節
中外臣民憂虞憫迫者一期于茲矣即今　宗社黙
佑快復天和躬御筵席日再晉接率土羣生莫不鬱抃踴而
風欣欣相告以喜色矧臣犬馬之情誠不覺抃踴而
繼之以泣也夫人感極則忘其軀命喜極則無所斟
酌今臣既兼此二者矣而無故堅臥以爲自便之計
則誠非皮裏含血者也不幸臣自前月晦間宿病之
餘重患寒疾數日之間猝然危劇寒痰逆塞頓無生

氣者一晝夜矣今幸痰解汗下漸尋生路前日之症十去七八然胃不受食稀粥猶梗大汗之餘氣常凌兢小大旁症隨治隨發臣雖不能自知其甚危而稍知醫術者無不愕眙而寒心矣此乃實狀然矣不敢一毫虛妄也臣常以爲人臣辭職之時言病太詳一似對醫論症者有傷嚴敬之體矣臣於今日自不能免焉蓋不如是則區區病情無路上徹而又恐 殿下以爲所患是適然猶可以勉强起發或 靳於許遞故不得不縷縷及此又不勝皇恐死罪之至臣竊念今日多官之窠闕久滯前頭之大政且迫揆以事勢更不可遷就以瘝朝政伏乞 聖明亟賜鐫免改

授可堪之人以便公私不勝幸甚臣自惟賦性迂愚尤不通世務凡有所陳動輒齟齬臣自知其陳腐無用只欲緘口而待盡矣今者逖聞　開筵之日已久臣之喜慶之心不能自勝不暇他顧而敢以所關於　聖學者冒昧以進伏乞　聖明垂察焉古昔帝王無一事不出於學故其治道之隆如彼其至也後世則只以才能氣意爲治而學問爲無用之糟粕故治出於二而終不見大猷之盛朱子所謂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者眞可慨然也然其所謂學者只是讀書以窮理居敬以致精而已蓋天下之理要眇精微無有形質然亦非窈冥昏默空無

一物之謂也其燦然之迹必然之效實具於經訓史冊之中必須先讀乎此而精察乎君臣之義父子之仁以至於起居語默之節莫不詳究其實體使其聖賢之可以爲法狂愚之可以爲戒者悉皆瞭然於心目之間則善心自然感發逸志自然懲創矣此讀書窮理所以爲此學之先務也然而讀書之事非如燕游聲音之可樂而有勤辛習坎之難久故自非誠心典學者易至於怠惰間斷矣此則常人之通患也其或好之而又不免貪多務得忙迫涉躐無深沉醲郁之意則頃刻之間心闌氣衰卒同歸於廢弛故必須從容沉潛優游厭飫存此心於齊莊靜一之中而察

此理於紛糾繁拏之間使之心與理一漸涵透徹則自然中心悅豫欲罷不能矣此敬以致精之效然也此愚臣平日所聞於師友之說而亦非師友之私說乃程朱以來緊要相傳之成法也　殿下試賜澄省體之於身驗之於心而有得焉則以之應事接物將無物欲之障礙只見天理之流行而其所當爲者不得不爲所不當爲者不得不止以至於臣下之賢邪事爲之得失不待燭照龜卜而無不判然於胸中矣然則　殿下今日之急務恐無大於爲學而爲學之道又豈可不知其要哉臣至愚極陋無所知識獨有螻蟻愛君之忱敢以所聞仰瀆　宸嚴伏惟　聖明

財赦而矜察焉臣無任兢皇戰栗之至

議　祧廟疏　辛丑五月

伏以臣曾以妄論大禮罪戾甚重是非之極訖未有屈微臣曲水之驚無時可已茲者又蒙　聖明遠遣禮官詢以　祧廟之議臣之隕越驚惑有倍於前矣然竊嘗聞朱子之言宗廟事重不容緘默臣亦不敢終無一言仰孤　聖意而重其負累也臣謹按　廟制世數自　太祖並及四親已爲五世則　仁明二位皆在數外今日並遷又何疑乎第有一說焉帝王之家以繼體爲重雖以兄繼弟以叔繼姪然猶以爲父子而各爲昭穆以春秋言之則魯閔公弟也僖公

兄也而孔子書曰躋僖公以譏其逆祀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又曰先禰而後祖又曰無昭穆也是皆以兄弟爲父子也宋之太廟合太祖太宗爲一世哲宗徽宗爲一世欽宗高宗爲一世朱子以爲非是請以兄弟各爲一世一如父子今其議狀圖子俱在可考而知也今我　仁廟　明廟親雖兄弟義則父子也合爲一世雖有前事揆以孔朱之訓而處其義則當　仁祖大王祔廟之時禮當先遷　仁廟今日又遷　明廟是爲得禮之正矣然既往不諫而前頭遷奉永寧之時猶可以二其昭穆以正其已事之未安者矣此猶愈於因循前謬以失事機也且竊念

仁明二聖之際國運不幸孽臣肆兇大者咆咻小者諂諛使我　聖母不得盡其慈順之德乃奉　仁廟於延恩殿其見於先正臣李滉所論者詳矣惟我仁宗大王臨御半載仁心仁聞浹於人民而所以奉之者如此其謬刺故神人之憤久而愈深矣至于　宣廟朝始因　明廟躋祔之日並陞　仁廟於原廟以與同位則稍有以慰神人之心然徐究其實則以　仁廟而俯合於　明廟非以　明廟而上合於　仁廟也孽臣之流禍神人一至此哉今若遵　宣廟當日之心雖其並遷而必須釐爲昭穆各專其尊如上所云則臣子尊奉之意雖已屈於前而其所以伸於

後者長且久也其正祀典慰神人之道尤將有光於宣廟也且伏惟念國家典禮無大於宗廟故孔子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猶示諸掌乎其義與禮如有詭經無稽者則誠不可放過也明矣我　朝廟制太祖及　四親之主皆在　太廟而　穆翼度桓及羣廟祧主皆藏於　永寧殿夫　太廟正廟也　永寧別廟也以　穆祖之尊而居於別廟求之義禮便非所安朱子嘗以爲所立別廟必在偏位其棟宇儀物亦必不能如太廟之盛是乃名爲尊祖而實卑之又當祫之時羣廟之主祫于太廟而四祖之主祫于別廟不可謂之祫食者正謂此也此蓋朱子論宋朝

廟制之失者也蓋宋太祖創業之後即立廟以奉僖翼順宣四祖而其後以世代浸遠之故並僖祖遷之矣羣議以爲太祖雖有功德乃僖祖之孫而自居正殿以別殿處僖祖有所未安還奉僖祖於太廟矣其後議者復欲遷僖祖於別殿則朱子極言其非其所論辨殆累千言矣今以我 朝太廟準宋之廟制而證之以朱子之說則我 穆祖是宋之僖祖而擬周之后稷者也 太祖太宗亦宋之太祖太宗而擬周之文王武王者也 穆祖而居於永寧殿者所謂以朶殿居其祖考者也 太祖而處於正廟者所謂子孫坐於正殿者也 穆祖不得冠於太廟而 太祖

居於太廟之第一室者所謂以僖祖爲無功業而以
得天下自己爲之爭較强弱亦忘遜避者也揆以當
日　太祖尊奉之心必有所不敢當者而在今日臣
子敬其　所尊之義亦有所乖謬者矣而況　兩廟
咫尺　威靈密邇而　太祖之享歲至五次　穆祖
則以　始祖之尊止於春秋其疎數之殺如此其懸
則恐亦非所以安　太祖孝奉之心也此不待賢孝
君子然後知其不可矣以臣愚妄之意則當因我
先王遷祔之時亟令禮官儒臣詳與講究移奉　穆
祖於　太廟第一室以爲始祖　太祖太宗　下世
室之禮一如周家之舊而又於　太廟造爲東西夾

室奉安　翼祖以下祧主則名正理得義明事安矣此則朱子所謂僖祖四世之後篤生神孫應天順人以安兆庶其爲功德不必身親爲之然後爲盛而太祖歸德於祖不敢以功業自居者也此可以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焉矣如或以爲　穆祖奉安別殿今已三百年矣今日遽遷有所不便云爾則又有所不然者宋之王安石等嘗自祧廟復奉僖祖於太廟以爲始祖而程子以爲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夫豈不義而程子言之今考之於周家之制而參之以程朱之說斷無可疑伏願　殿下留神財幸焉然若論其至則廟屋之制昭穆之法當一依古禮而變

今日以西爲上之例以正千載之謬成一王之法然後乃爲無憾而此則事體至大朱子猶且期於異時興復之後則目今多事之日尤非所暇議者只在聖上早寤晨興奮發德業以俟功成治定之日而徐別圖之未晚也臣仰惟　殿下躬上聖之資秉天理以正人倫觀會通以行典禮以近事言之撤去尼院以復儒宮凡所作爲出尋常萬萬則其於　宗廟莫大莫重之禮必不欲苟然因循俾不歸於至善之道故敢承　詢莞之盛意罄竭瞽瞽之見愚用賤專罪當萬死伏乞　聖慈矜其愚而赦其誅千萬幸甚臣不勝皇恐震越之至

辭食物疏 辛丑三月

伏以臣才以實封猥陳　祧廟之議戇愚抵冒罪在罔赦祗伏私室方俟　誅譴玆因道臣文字伏知聖慈愍臣艱窘　命給食物臣驚惶感泣益無所容也臣誠迂拙無有自給之策然自少至老無非空乏之日菜根木實自是常分習熟己久靡所不堪倘無疾病苟且稱貸似不至死矣又況前年既蒙　恩賜今年仍復有此遂成故事有同常祿　殿下之仁恩則至矣盡矣而臣之無故誤　恩重取一蠹之譏者豈其義之所敢安哉兼且靡孑餘民狼藉道路彼見聖恩偏厚如此必將曰彼人者既己盜竊虛名孤負

國恩而偃息田廬猶耗公穀我等勤苦服田以供賦役而及此饑饉　聖主見邸反不如彼云爾則甚非所以均和以安之道也伏乞　聖明諒臣所言出於誠心而非所以飾讓疾速　反汗以安微分則臣之蒙　恩受賜反有以大焉者矣臣不勝感激隕穫之至

尤菴先生文集卷十

疏

趙絅疏後待罪疏 辛丑五月

伏以臣宿犯甚重峻詆交加雖在鄉里未嘗不跼高而蹐厚也今玆之來竊聞重臣陳疏開端復起漸漸放濶靡有底定究厥本根實皆由臣臣益用隕越措身無地亟欲上章自罪而不幸臣旣遭喪威賤息染痛臣迫於私情身自救療雖以 聖教旋卽移處然猶未堪遠遞 宸嚴因循洩默以至于今矣今則幾已半月之久矣玆敢冒犯 天威控瀝危悃伏乞 聖明亟治臣罪以謝人言以息流議不勝幸甚

二疏 辛丑五月

伏以臣冒昧控瀝乞伏刑章而 聖慈不許曲加慰撫復賜面諭之 教罪累賤臣何敢承當臣皇惑倍增益無所措之地盖臣寔是今日厲階也非但褫魄於攻臣之說其於相激之論隕心尤甚常若驚霆震擊耳邊臣以此蹤跡遲徊近郊不亦縱恣之甚乎伏乞 聖明諒臣蹤跡雖不忍加誅亟削職名仍許歸死丘壑則 殿下始終生成之至恩臣雖萬萬糜粉何足以報塞萬一哉臣不勝危怖戰栗之至

三疏 辛丑五月

伏以罪戾之臣再蒙加賜對榮幸極矣歸死丘壑復

何所憾只是　聖上之留臣不遽懇惻而臣不敢承命臣罪至此尤當萬死第念臣情勢已盡於咫尺之地而　聖明亦已俯察矣然猶未蒙　快許退歸復令遲留數日　殿下不能便捨之意臣亦隱度之矣然終不敢留而甘負重犯者豈臣之所欲哉臣之情事可謂悲矣瞻望　象魏天表漸遠臨疏涕零不知所言臣無任愴惶悲隕之至

四疏　辛丑六月

伏以臣再蒙　賜對略陳情勢意謂　聖上體下之仁少加諒察而昨日史官之來伏承　聖批則所以留之者愈益懇惻至有臣子所不敢聞之　教臣伏

竊以爲當日進對之時震慴　天威不能一一細陳故　殿下猶以臣爲可遲留也臣請復冒昧以罄未盡之說焉伏乞　聖慈矜察焉臣於前年逐承　下詢之日非不知措辭之甚難命意之多嫌而只恃　聖明明並日月仁如天地而又自負其內無他腸率意信口無所斟酌矣不意尹善道因此操切不遺餘力仍被臺彈終至投北善道雖有不善之心靡臣妄言則安得有此此臣之所以尋常自訟者也其時臣之所獻議與善道之疏既經　睿覽今不必更煩而今來忽聞有隕心褫魄之說流傳都下臣亟求善道所爲立說一通而見之則其中有專以臣爲有包藏

不道之心者而善道此說家傳而人誦臣顧以何心置身於覆載之間哉臣當初所引檀弓免子游衰之說者只欲明長子之爲長子無間於存沒之意而已今善道乃拖引立孫之說顯有所指之人而以爲臣之罪案噫臣若一毫有此意思則不但舉國之人亟肆於市朝抑亦上天威怒而震滅之必不旋日矣且臣若有邪心有貳於所指之人則當固秘深閉猶恐人之或知也寧有形諸文字以進於　君父之前朝廷之上哉且善道以比年天災時變舉皆以爲臣之所祟是則臣之罪上通於天矣臣雖伏在荒野猶尚如此況如立於朝端則天之震怒又當如何也此等

說話雖出於一二人而衆口傳誦以爲美談臣雖冥頑何以舉顔於人世耶桑弘羊列肆販賣漢臣猶以爲烹弘羊天乃雨況臣不忠於　先王而以召其災則其罪又當如何也至於趙絢之疏則又以善道之說爲　孝廟左袒云是則臣以高帝之臣子而右袒於祿産者也其罪奚但誅止其身而已哉又謂善道勉　殿下盡孝於　先王是則臣以不孝之道導　殿下也吾君不能猶謂之賊況以不孝慫慂於　君父者哉且臣在鄉之日微聞都下有一說以爲臣倡爲　孝宗大王不可入廟之說臣雖驚隕欲死然自諉以遠外傳聞未必真的矣及至上來細聞之則此

非但閭巷間相傳者而已至於大臣愕然而致問於臣之所親云此則未必出於善道與絅之口而必是惡臣者造爲此說以附會於其間也噫自古人臣之受惡名者何限而豈有如臣之甚者哉且臣頃年赴召在於戊戌之秋則實是　先王之違豫爲臣之大罪臣雖不敢辭而其受以爲罪之說則臣實不敢知也此等語言臣非謂　聖明未能俯察而必欲去也以爲去年既有善道之疏今年又有趙絅之疏而趙絅之言深於善道善道今年之言又深於去年朱子所謂輒以簒逆之名加人置人於族滅之地者不幸而近之矣

夫言者出於口而無窮者也不知前頭又有何等人做出何等說話耶指無爲有指秋毫爲泰山强者倡弱者和打成一片牢不可破則　聖明雖欲活臣亦不可得矣是故臣怵迫倒徨百爾思度一退之外更無餘策故雖蒙　聖教勤懇切至而終不敢留也噫臣之疇昔蒙　恩固已罔極而至於近日　殿下念臣身混處染瘼則　亟宣聖旨使之出避愍賤息危死無救則又　下醫藥之命而復臨筵亟問使臣父子俱免於水火之中雖臣父子粉骨糜身何足以報塞萬一哉然則雖靡　聖教豈欲一刻離違於　輦下少輟南山之祝哉然而終不得自伸者其亦戚矣

伏乞　聖慈哀而愍之終許退歸不使違拒之罪復加臣身則臣之受　恩之厚又不翅萬萬矣臣不勝大願焉臣又竊有所自列者臣有子不肖又不能教頃者敢犯船禁既有所犯安敢倖免苟或倖免其罪愈大竊聞筵臣陳達以爲此是某臣之子又謂之喪前所犯以爲援例之地臣之子雖喪其私親然據以禮律則爲人後者謂其所生爲伯叔而服不杖期則何得謂遭喪而免其罪乎此不但啓關中役文之弊其於倫理大有所不安而　國法之廢壞未必不由於此等之外謬臣於此極有所大懼而深憂者伏乞　聖明亟命該官據經考律依例照斷不勝幸甚此事

雖小亦係明人倫整朝綱之一端故臣並此冒陳非敢爲沽直之計也亦非但求安於私義而已也臣又竊有所大恨者臣於再昨入侍之時可謂從容於燕閒矣所欲陳者宜無所不盡而尚有所銜臣罪萬死矣今則 天門漸邃無路以畢丹悃耿耿緘在骨髓而已然 殿下若以臣之所已陳者 財度則其所未盡者想已了然於 聖心矣伏願 殿下留神焉臣不勝瞻天望 聖戀 闕流涕之至

五疏 辛丑七月

伏以臣於今月初一日拜疏於江外去國之心亦有所不忍者行道遲遲兼且疾作昨始還家祗受 聖

批則　聖慈猶令臣改轍還朝噫　殿下之眷眷於臣者如此其至矣臣雖已歸何敢俟屢而少安哉只以臣之蹤跡萬分危惡旣已略陳於　榻前又復聲竭於疏本矣噫臣之罪名何至此極哉假如言之者無甚賢否則姑且諉之曰此不足以爲吾之病矣如趙絅則以　三朝宿望淸直自任其所論議爲世輕重臣雖有三尺之喙何以自解於人哉是以居則忽忽然無生世之意出則茫然無所適對人將言則泚然而其顙先汗矣如此而生眞不如死之久矣以故前後　聖批極其懇惻而臣終不敢承　命臣之罪戾至此而愈甚矣噫溝瀆之諒臣豈以爲非是而不

爲也臣實庸懦而不能自辦故忍詬含寃頑然苟生臣之素所樹立既如此矣他尚何言然既逭刑章復帶職名揆以事理實非所宜伏乞　聖明曲賜諒察將臣本職及所兼成均備局之任一並鐫改俾臣得以野服就盡於丘壑則實　天地父母始終之恩也臣不勝祈懇之至至於　聖批所諭末端之事臣極知　聖明憐臣而優假之至意也然法令一定難可重輕記昔　仁祖大王初年故相臣李時白偶犯關節之禁　仁祖語其父延平府院君李貴曰今以卿子而有所貸則法不可行矣時時白方持母服而竟從吏議夫李貴父子勳伐如何而法猶必行此可見

大聖人無私之盛心也今臣父子螻蟻也狗彘也其視貴之父子奚翅鴟虫之相萬而乃反有罪幸免則豈非舛之甚者哉抑嘗仰惟　仁祖大王聖心洞然莫於羣下無所嫌間至誠相任故乃能如此卒至貴之父子兄弟善始令終慶流子孫此豈非　君臣之所願哉伏乞　聖明少察臣言出於肝肺而非所以沽直也　亟令該曹稽經考律以勘賤息之罪則不但　聖祖神孫前後一揆庶使頹綱不至全廢在臣私義亦得少安矣臣不勝區區冀望之至臣非不知屢煩　天聽罪尤難赦而猶且如此者誠竊有以也昔周單子過陳見陂梁不修知其必亡識微之士猶

察於細況其法令之大乎此臣之所大懼而不敢自已者也伏願　聖明留神焉臣不勝激切屏營之至

因大臣以趙網事引入待罪疏　辛丑九月

伏以頃者仄聞領左相同時引入　聖明憂惱中外震駭臣潛伏田野莫知其所以然也俄聞其事實由於臣臣驚隕戰灼置身無所既而復聞領相竟至去位是臣罪犯雖擢髮猶不足數矣臣請伏刑章以謝國言以肅　朝綱伏乞　聖明亟命攸司議正臣罪不勝幸甚臣無任危怖踧踖之至

二疏　辛丑十一月

伏以臣罪重過大冒昧自列矣　聖慈矜憐不惟不

誅而反下收召之命臣感激震戰愈無容措夫朝廷者公論所在明法自出命德討罪雖人主亦不能有所低昂今臣誠荷　殿下再造之慈然忍尤苟免實非心之所願也第以　聖慈既施鴻私而賤臣一向請罪亦非分義之所安故浪默因循抑贅而無誰語矣茲者又竊伏聞臺臣非斥判書臣李一相之啓其中營穀一欵臣亦有相類者矣臣未及首實而續聞筵臣舉臣以　聞云是臣有罪自掩而乃因公議始得察舉矣臣之罪戾於是尤大矣伏乞　聖明將臣職名亟加鐫削仍命有司使與一相並案照斷則臣心安理得萬無所恨矣抑臣當此舉國同慶之日獨

以負犯之重不敢進一辭以露臣子歡抃之意而只以道辜之章屢煩　宸聽臣之情事亦可悲矣臣無任屏營危慄之至

未赴　召命引罪辭職疏　辛丑十二月

伏以臣屢上自罪之章祗俟譴謫　聖度包容例示寬赦仍下招徠之命有罪蒙免猶云不可加之以分外之　恩豈是所堪第臣屢被　召旨亟欲更赴天門拜謝　寵眷而歸則犬馬之誠庶幾少伸而臣自喪畏之餘舊疾已加經營埋葬更冒風寒仍病大腫幾死者數矣當其危劇之時過用攻下之藥罔念氣血之損今者腫勢略退而筋骸萎苶晨夜委頓食

飲全廢以此氣力寧有起發之望乎臣仰孤　隆恩自負明時遙望　宸嚴只自隕涕而已伏乞　聖明特垂矜諒追寢元降恩命所有前件本職及兼帶並許鐫免俾得安意待盡不勝幸甚臣無任惶隕怔悸之至

辭食物疏　壬寅二月

伏以臣能薄計拙不能謀生兼且遭值荐饑尤無自活之路則救死之策不擇細瑣無所不至矣此理勢之當然不足爲異事而不料私褻之事上徹　宸聰遂有周給之命噫爲士而典賣書册固非常有之事然目今並此亦無而轉死於道路者何限自彼而觀

臣則雖謂臣爲富不爲過矣臣以何心獨謬　天恩哉且念對人言貧實古人之所深耻而微臣今事其形跡之嫌不止於言之而已雖使隣並之人因此而有尺斗之助猶不勝其赧渥況有此不貲之　誤恩則不但臣心皇怍鑽地欲入四方竊嗤之言其何說以解哉又伏念臣　寵已極而不可以復加矣有罪屢原有垢必舍雖使臣滅身沉族猶不足以報其萬一乃復　軫之以恐鞠之念不翅慈母之於疾子賤劣如臣又何敢當分福之過禍殃旋至人呵鬼責終必難逭然則　殿下之所以仁之者適所以災之也伏望　聖慈曲諒臣衷亟收成命俾臣自安則臣雖

黽丐稱貸必不至死矣且臣從前蒙此未嘗不辭而
聖慈不許則瀆告是懼終於冒受是不免卒爲飾讓
之歸故臣常不能自諭於心矣今日之事則又異於
前日之萬萬若又不蒙　恩許則臣將創艾於斯雖
阽溝壑終必束手膠口死而已矣其情不亦戚乎此
亦豈　聖慈之所願聞哉伏乞　聖慈垂憐焉且臣
虛帶職名又且踰年事理之舛無大於是矣伏乞
並賜鐫改以授朝著夙夜之賢則事順理得公私幸
甚臣無任戰悚兢皇之至

乞　許閑退疏　壬寅

伏以臣纔承疏　批感激隕越望　闕僵僕有淚連

如臣將露章以謝　鴻恩而曾未經宿　明旨荐下辭意勤懇諭臣上來臣聞　命蒐皇益無容措臣之羸疾之狀屢已冒陳今不敢更瀆而惟是前後罪犯不可殫舉惟有懲省悔責以贖前事者爲可以少答　聖慈屢赦之恩矣噫臣自取敗愈入莽中非不欲少改偏恐褊狹之質幸有所取財而用力不深變化無期只將如是而死矣心竊自悼而亦無奈何也是故私自隱度惟自放於山水之間以遂麋鹿之性而仍念古昔退居之臣有以恩逸恩休自號者夫臣子行住飲啄孰非君恩而至於寬假老病使之自適尤是恩中之大恩也今　聖慈於臣既已周急俾免溝壑矣

如又　並許閒退以畢餘生則終始　慈覆之恩至矣盡矣臣謹當生而祝嵩死而結草以報　隆恩之萬一矣伏乞　聖慈俯賜憐察焉臣無任銜　恩畏威之至

辭右贊成疏　壬寅三月

伏以臣猥荷　洪造屢蒙　藏疾國言愈多　聖恩愈加今茲貳公　新命又出望外臣雖至愚至頑然豈不知糜身於　輦轂之下以露區區犬馬之誠哉顧念臣性質甚褊負犯不貲非用十駕之力難可以自貰而以同於餘人矣言而思忠動而思躓勉着數十年工夫然後庶有以少變其不肖之資復爲世用

則或可以少補於公私而顧臣年齡已衰朝夕待盡歷歷乎將無其日矣竊伏聞先儒論聖人盡人物之道曰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如臣者政宜處之丘壑之中使之瞑目如得甘寢而毋令更累　清朝則亦　聖上盡人物之一事也臣非不欲備陳情勢以達　天聽而又未知轉喉之間復觸何機復增何戾故低徊而終不敢焉尤增悶塞之意爾伏乞　聖慈亟收新除恩命俾安愚分則天地生成之厚蔑以加矣臣不勝區區祈懇之至

與行護軍宋浚吉聯名陳戒疏　癸卯正月

伏以三陽回泰萬品迎熙竊伏惟　聖學日進　聖

德日新湯盤武奏淵然念在舜日堯天廓然重明以
受天神不蹇之福以慰　聖考於昭之靈以至羣黎
百姓罔不欽仰鴻休舞蹈康莊此誠千載之一時矣
臣等跡阻鵷班未申燕賀敢因善頌善禱之誠兼寓
納約進戒之義可乎嗚呼　殿下之嗣服已五年于
此矣適值時事多艱　聖候勤豫未能自强於政治
中外恬嬉小大偷惰訖未能上副天心而下塞民望
以至今日則非惟不能以致治而反有召亂之憂嗚
呼此豈我　聖上之初心哉臣等每相對咄歎必至
於隕涕而後已焉噫我　先王方勵大志恢張百爲
未及就緒而中途薨殂將此艱大以遺我　殿下殿

下學問未及大成志氣未及甚完憂勤夙夜而疾病或成應酬細大而得失或著焉此實昊天所以不仁於　殿下者思之至此安得不潛痛而深慫耶然臣等所望於　殿下者只惟　殿下益自警動于心曰予以冲年卒膺寶命尤豈敢少自怠荒以墜基業乎血氣未定則益思在色之戒私意未去則益思至公之道燕安之心或生則益思鴆毒之懼侈麗之心或萌則益思鬼關之憂常存百不能百不及之意而猶恐不克則學業自然益明志氣自然益完矣亦安知天之所以玉成於　殿下者不在於此也此實臣等日夜祈祝之切者也柰之何比來所聞異於所望

臨筵無日接下其罕臺臣所言或涉於戚畹則一例揮斥雖召怨亂倫之事有不暇恤只此已是大可悶者而至於四時之壹最妨於謹疾病養壽命之道所謂四時之壹者何也昔晉平公有疾子產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乃壹之則生疾矣說者謂平公同其四時也又秦和視平公之疾曰不可爲也疾如蠱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說者謂良臣不能匡君故知將死而不爲天所祐也此誠痛惻切至之論千古君臣所共惕念處也臣等意謂　聖上常以此爲至戒而

外方傳聞乃有不勝其憂者未知　殿下聞燕之中所看者何書所接者何人而顧於此或未深警以招中外之疑耶　殿下縱欲自輕獨不念　聖考與兩殿憂疾之心耶古語云養其子然後能知父母之恩　殿下以愛元子之心仰念　聖考兩殿之心且以子產秦和之言朝夕自警則必惕然驚顧不翅深淵薄氷之處其下而凡耳目之所可悅者不復入於聖心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無所處而不當矣不然則復何所望臣等又竊惟念　聖德天縱無所不備而最惟誠孝篤至此足爲固結人心之大本故雖憂虞溢目而識者恃而不懼矣第惟古之聖君追慕先王

者有曰思死者如不欲生又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蓋當霜露氣序之變所以怵惕悽愴於心者在常情
猶不能自已況　聖人之孝乎在常時猶不能自閟
況當祭之時乎竊聞頃者　寧陵薦享之時香祝單
子不以時下以致窘迫蒼黃禮儀苟且此所謂祭如
不祭者也　殿下窮天之痛於何而復伸耶借曰是
由於　聖候之不寧然事有輕重禮有大小於此而
微有一毫衰惰之念則萬事萬物無復憑藉附着以
爲本根之地矣雖或勉強於事爲以成不世之功猶
不免爲虛末之歸矣況萬萬無是理乎噫以　殿下
之誠孝而豈有是哉此必道路流傳之誤也萬一不

然則臣等竊不勝驚憂憫歎實不知所以爲說也抑無乃當時偶有不得已者而外人或不及知耶且竊聞諸所宿衛　不卽分下每致諸衛之將坐是罷免者或有之云此比於上事則誠不翅輕矣然亦足以招尤而興怨不可以其小而忽之也臣等道聽之事固不可勝數而姑舉其至大至微者二事以此推之餘可知也臣等跧伏田野不宜有所妄論而區區犬馬之誠實不能自抑低徊虞度卒形於紙墨罪當萬死伏願　殿下少垂財察履茲新元克新厥德繼自今改過必猛遷善必勇無復因循惰習而推之於疾祟無復違拒諫臣而諉之於　慈旨化俗必先於崇

儒重道愛民必本於敬慎節用使一國臣民拭目延頸快覩　新化以基中興之業豈勝幸甚抑又念湖南大同所收之數有加於湖西南民大饑之餘亦甚忽咨記昔　先朝言及此事　聖教以爲姑令如此勘定見其支用優裕則亦將量蠲矣昨者竊聞前監司李泰淵之言則通計其數可餘累萬石云若是則亟追　聖考之遺意以慰一方之受民不亦可乎此是臣等當時親承　德音者故敢以申達焉臣等復有私懇焉臣時烈帶職經年未蒙　恩遞揆以事體甚非所宜臣浚吉疾病垂死而國子兼任尚在身上一味惶愧伏乞　聖明俯賜諒察一並鐫遞以便公

私不勝幸甚

洪宇遠疏後待罪疏 癸卯八月

伏以臣負犯甚重國言愈深夫所謂宗統嫡統之說究其極而成其罪則無將不道之律猶且惟輕人臣負此罪名何可一日容於覆載之間哉頃者一人言之猶極驚隕罔知攸出況今廢人不言而又所謂清名直節之賢士大夫言之益切臣雖有三尺之喙烏能以自明其不然 殿下雖欲哀臣而曲全之 誤恩何能以屢得乎伏乞 殿下亟治臣罪以謝人言以明大法不勝幸甚臣於當初亟欲自列而緣臣之故朝著不靖臣尤切震怖不敢以姓名輒凟 朝聽

今者仄聞事已出塲故始敢冒瀆以祈　澄察臣不勝兢惶震越之至

辭職仍以金萬均事引咎疏　甲辰

伏以臣死病嬰身半入鬼門屢辭職名未蒙　允許因循荏苒今又歲更矣臣驚顧徊徨如有重犯於身也前此臣非不欲連章累牘以至於必得乃已而自念草芥疵賤之臣瀆冒　天威亦非所敢爲者故隱忍幽默以度時月然自他人觀之則其謂臣如何也雖使臣在朝陳力有所補效然一官三年自是後世稀濶之事況乎在野微蹤所爲者用天因地之事所帶者乃是貳公弘化之官而延日綿時無有了時此

非但臣之犯分侵義而已亦非　朝廷處物慨載之道也況臣仄聞於道傳則本府時以東壁之闕員或有所礙至有稟處之舉云臣於此尤切兢皇不知所出且臣所帶國子之任係是特設所當日與章甫講論探討以助我　聖上菁莪之化尤豈如臣無狀虛帶於遠外之窠哉又臣於　先王朝冒忝備局之列或敢隨逐行隊矣不料退伏之後名姓尚留於窠籍之間每於　賜對之際倒塵　睿覽臣比始聞之益不敢安無以自解於聽聞之惑也伏乞　聖明曲賜諒察臣本職及所兼國子備局等名號一幷刊削俾得安意就盡則　覆載生成之恩無有大於此者臣

竊不勝悶瞶懇迫之至敢犯萬死瀝血頓首而冒乞焉抑臣因近聞尤有所隕越戰怖之心不但職名之當免極有請罪俟誅之實焉臣不幸於喪亂之日同氣之人有原隰之哀痛毒怨疾之意根於秉彝之天者何嘗一刻而暫忘耶臣少讀禮經孔子有論昆弟之讐之義其理甚明凡在人類誰無是心哉臣頃年冒昧趍朝之日所任者非微官下僚故彼此小大之事靡不相涉臣隱之於心竊有所不忍焉敢據禮經冒死哀籲則我 先王許以自伸私義凡非我中之事則勿令干預故賤臣得以安意從仕而每竊欽仰 聖德以爲 聖人人倫之至也故凡所以盡己盡物

之道者如此雖大舜之察倫明物洪範之叙彝建極
蔑以加矣玆者適聞近日有從臣略引此等義理以
干 宸聽而朝廷至下廷尉竟罷其職臣竊以爲其
人所引是祖孫之大倫則朱子既有復讐者可盡五
世之說又有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必報之訓此
豈非天經地緯不可泯之理哉推以此義而不欲與
於彼中之事者固人心之所當然而其人所執又欲
承父之志云爾則宜若無罪而猶不得免焉顧臣謬
妄乃敢直情徑行於前以犯時義論其輕重則不止
於廷尉問而已豈可以事在既往而自安於朝籍之
末乎蓋愚之妄意以爲人之所以爲人國之所以爲

國只是人倫而已苟或去此則人類入於禽獸中國淪於夷狄故雖當危急存亡之日明主賢臣尤以明此爲務而不敢忽也故朱夫子嘗記宋之劉珙嘗有祖父之讐其守鎮江也虜使以好至建大旗于舟上珙怒易以他旗接伴使大懼索之甚急珙曰欲揭此於吾州之境則吾有死而已乃於境外授之當是時宋室蕩覆之餘高宗稱以臣構虜使至則下座拜問金主起居其畏懼壓屈何可勝言而尚容匹夫之自伸也如此夫如是故上之人亦能有所恃賴憑藉以綿綴旒之業也今之形勢與宋之時又加遠矣則縱不能誦言公傳以明斯義亦當有忍痛含冤迫不得

已之言以存天下之防則人心不至全晦天理不至盡滅矣今乃指十銷鑠不遺餘力而其肆然以今者正如朱夫子之所傷歎焉其爲是者必有精義至理存乎其間而臣見識愚暗不能窺其閫奧以至枘鑿之此甚尤不敢更立於斯世矣更乞 聖慈並諒情勢亟準所請俾全其固滯迂妄之守亦 聖上涵濡品物之一事也臣不勝惶怖戰慄之至

臣謹按朱子於章奏有不欲宣洩者則下方書乞留中三字今臣敢以是冒請焉

待罪疏 甲辰五月

伏以臣一言妄發觸犯關捩以致臺閣畔非章甫蠻

觸臣病中聞之不勝震怖雖欲走伏闕外泥首自罪而其道無由今日之計莫如亟削臣職重究臣身以謝物議以爲起爭不靖者之戒耳伏乞 聖明審量而財處焉且臣前疏所引劉子羽事誤以爲劉珙雖其意義不甚相遠然告 君之辭何敢毫髮參差哉臣亦深皇縮伏望 聖慈亟準哀懇無使事端漸長辭說漸漏不勝幸甚臣無任屏營怔悸之至

二疏 甲辰十一月

伏以臣日者不量時宜妄有所言以致風波大起久未寧靜臣杜門悚息自訟其罪常以爲雖復擢髮無餘不足以贖其萬一矣臣於其時亟上請罪之章而

聖慈舍容未即　允俞臣所宜連章累牘終冀　矜
許而顧以　天威不可以屢犯亦以時論方生之日
不敢輒露姓名以駭聽聞故隱嘿抑鬱以度時日矣
今者竊伏聞　聖明遇災驚惕至下求言之　教臣
嘗見宋孝宗淳熙八年垂象差忒繼以冬雷朱夫子
所以告戒者不出刑政之間而已今以愚臣之事言
之其妄言誤朝之罪不可終赦而訖逭誅譴則不可
謂刑罰之得中而復使病伏田廬之賤常帶崇資峻
職以經年歲又豈政體之所宜乎未知中外應　旨
之臣已有以此爲言者乎若猶未也則此正臣自陳
於　聖鑑之日故敢昧萬死有此冒犯臣匪敢謂今

日變異遽由於臣身盖以爲　聖明政刑之紊則實自臣始因循馴習以至於上干天怒也伏乞　聖明亟遞臣職繼治臣罪因以爲之兆而修明政刑以爲弭災之一端則臣雖伏鑕潤鑊萬萬無恨況下於此者乎更願　聖慈財處焉臣不勝激切屏營之至

辭食物及職名疏　乙巳四月

伏以臣疾病沉痼趨班最後兢惶戰慄祗伏俟罪矣伏蒙　聖上不加譴責反蒙　賜對使臣獲伸犬馬之情涯分已踰只增感隕矣既又有食物之　命臣尤增悚縮不知攸處臣自有所齎粮資不至上煩　恩恤下耗公食伏願　亟賜反汗以安微分且臣昨

於 榻前冒犯萬死乞免職名而 天語丁寧未蒙
允俞臣退伏涕默控告無所不知鳧鴈之有無何與
於江湖而 靳許至此哉伏乞 聖明曲諒微衷
特準所懇不勝幸甚

自溫泉赴 朝中路退歸仍辨冤誣疏乙巳五月

伏以無狀小臣猥荷 洪造曾在道間兩蒙 催召
及赴 行朝再被 賜對且下玉音諭以隨駕還京
逮至 仙仗臨發又使承旨申命丁寧至有知己情
義等語臣倉卒皇惑敢對以力疾前進之意矣臣素
多疾病而無錢財以濟醫藥常欲一試溫泉而又無
自致之力矣今幸以 天恩居然而至則幸會難失

故臣留沐餘波數日之後始乃西上逐日趲程而筋力綿綴一日之行常不及弊蒼今茲四五日僅及近圻則觸熱頓撼之餘宿疾轉劇嘔泄昏瞀時或頓絕臣甚恨始計不審造次起發以致如此也今茲　聖體復常萬事更始之日竊懼以醜陋之身斃於草間以累維新之　清化也且竊伏念　聖慈始令臣勿爲陪從徐徐而來者豈非　仁私曲念不欲其死於道路也今若迫於　嚴威顛頓扶曳終於滅身則是豈仰體　仁恩之意耶臣僵仆呻吟累日思量只惟將此縷命歸死故丘是實粗合本分底道理而於　聖上好生之德亦無所傷故臣復尋來路寸寸退歸

臣亦不自知能保喘息得至桑梓否也抑臣有至冤極痛者曾於　榻前實欲控白其一二而惶恐不敢矣今病如許萬一朝露溘然則抱冤泉壤私恨無窮故今敢略陳其梗槩伏乞　聖明矜察焉夫君臣之義何等大倫耶天之經地之義民之彝而不可頃刻而無者也如人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或絶則已爲死人矣雖海外蠻貊之人莫不有是理苟非梟獍之姿蛇蝎之性夫孰無忠愛之心哉此非必賢如曾閔學如程朱然後乃能如是是自然而然有不可遏也臣雖無狀亦具人形其於此理奚獨全無哉只是臣身居下流衆惡皆歸一人造謗百口和之鑠金成

虎無路自解臣之情勢其亦戚矣盖自　國有元子之慶也宇內含生無不欣踴雖在草野之疎皆有以自露其頌賀之情而臣於其時適有待罪事皇恐縮伏終不敢自同諸臣以伸螻蟻之微忱盖其理勢然也不料因此微有謗言臣始聞而駭惑以爲此特喜事者偶然發出而亦非有深意也顧乃輾轉因仍一層加於一層一言深於一言枝上生枝節上生節以至今日則乃有臣子所不忍聞者至謂前日許穆之疏亦且爲臣而發噫羊叔子豈是酡人者而人之爲言乃如此哉臣非不欲刎頸截頭以自暴白而又自思惟　天日在上覆照無遺雖有讒者百人將何所

憂焉每以此自解而時又自語以爲今世不悅於人者不爲不多而此等口語獨萃於此身者其故何也常以此自悼居則忽忽如有亡出則茫然無所如對人則赧然而不能舉顏每以爲如此而生不如死之久矣臣之所親見臣之如此相與寃譬以爲何至於斯　聖明之世讒言胡得焉臣以爲吾非謂　聖上疑我而罪我只是人臣而受此惡言是爲罔極爾如不疑之竊金彦博之賂錦如此等謗言雖百車何損也以故頃者有閽帥私獻實由於臣之說而臣固笑而無辨也至如今日云云之說聞焉而恬不爲意者則是必眞足以爲此者也然則臣安得不焦心腐胸

時又號泣於暗中也噫人臣愛其君而稱願者無所不至而論其大者則豈踰於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哉臣於我　聖考欽仰而頌慕奚止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每以爲盛德至善雖萬世不可祧矣頃歲不知何人造爲飛語謂臣嘗謂　孝宗大王不當入廟是臣於　君父不欲其　宗廟饗之也今者又有此謗是臣於　君父不欲其子孫保之也臣之罪惡何至於此一念及此誠欲籲天而無階也今日爲臣之計只合杜門念咎咋舌枯死以謝人言而已此外誠無自處之道矣伏乞　聖慈憐之愍之哀之恤之臣所有職名　亟命遞改俾得安意退伏以畢餘喘實　聖

明終始生成之至恩也臣不勝危怖震越之至

還鄉後陳情辭　召命疏　乙巳七月

伏以臣於　行朝感激　恩命冒昧前進未及都門迫於疾作陳情退歸罪實萬死誅譴是甘而反蒙　聖慈曲垂原赦猥加異數特遣史官　諭以批旨事出非常榮己召災既又伏讀　聖教綸音諄然提諭叮嚀似非君臣間以義裁之之意矣不知何故臣罪愈大而　聖恩愈隆也臣感切震越無以報塞只思隕首而不可得也嗚呼臣實一罪人也臣世受　國恩祿位不絶至於臣身則自我　仁祖大王召命絡繹諭旨懇惻以至我　聖考之世則其所蒙被自有

君臣以來未之嘗有也而我　殿下又加以含垢藏疾之量俾臣得保腰領於敵以下尚不知所以爲報況在　君父乎臣宜委身　輦下要以枯死爲期而臣本以孤根弱植隕穫於浮言驚顧於深山惟思退伏敢孤　恩遇此非但得罪於　聖朝實　先朝之罪人也然舒究臣情則可哀而不可惡也臣自料蹤跡之危不翅負霜之草而所恃者　聖明在上有罪無罪　鑑臨孔邇以故偃息田廬安意耕鑿自以爲如此畢命亦足以對揚　洪恩於萬一爾惟其朝夕食息之間祗伏而祈望者只是　聖慈矜念許遞職名則心無憂慮身免譏誚如麋鹿之自安於野草矣

此實　聖朝所以優假老臣之　大惠而亦財處羣物之善道也然而　聖明終始靳許者豈或以爲渠之受言雖深惟我在焉則豈不可以覆庇淘洗俾之比並於諸臣之列乎若是則　聖明之所以爲臣計者可謂至矣然臣於前日所陳之外又別有所遭而駭異不祥不敢以徹　聞而請罪臣實抑鬱焉噫臣實棄人也辱人也不可齒於人者也鄉里之人間或慰藉以爲此不過不幸之致於己何關而乃欲以此自廢耶此則人事間常談而已雖舉國皆如此假借在臣之道斷不可自恕矣夫人有家內煩言而使隣里竊議於街巷已足懾恸而羞澁不欲便出門戶況

今議斥罵詈者不止尋常等閑之人而其所輾轉翻上每換頭面能使秋毫大於泰山則臣尚敢自謂無罪而冒進　清朝乎頃者臣之趍赴　行朝亦所不敢而只以　恩命至隆終不敢孤故雖敢抗顏於周衛之後而諸人之指點則想亦不少矣自有此事尤欲疾號乞免而去年一番風浪因臣而起餘瀾未已而又以李端相之疏波漫湍激事體漸大故臣一倍恐懼不敢以姓名屢煩朝聽然其憫縮崩隕之情則有非他人之所能知者也噫臣之疵釁至於如此雖有可用之才不可自立於世況臣初無分寸之長而聖明終不欲棄捐此非獨賤臣之所不敢知而有識

者莫亦不能無疑耶臣竊懼焉倘或時移歲久疑怒俱泠是非都消之後諸大夫國人皆以臣爲可恕可容之人則臣亦勉自淬礪猥以章句陳腐復近　清光矣此雖若河清之難俟然幸有其日則復叨誤恩亦未晚也臣常有此心故前日　榻前微發其端以露祈免之意而咫尺　天威未盡曲折矣茲乃致勤　聖意拈出教諭臣誠皇怖益不知措身之地也伏乞　聖明諒臣前後控懇之意亟賜鐫削職名之命不勝幸甚臣無任懇懇祈祝之至

應　旨進弭災之策疏　乙巳十一月

伏以臣於本月初三日祗受　有旨令臣疾速趍召

且今未赴召之前先具實封進陳弭災之策者臣承命驚惶罔知所措臣痼疾纏身鬼事日迫加以今冬危證百出閉戶委席不與人相通人亦無事而通焉以故如聵如盲隣里吉凶亦罔聞知況於　聖躬之得失朝政之是非何由而見聞雖或見聞其所以得失所以是非之原亦豈如臣之所能及也臣何敢强其不知冒進臆說以內欺本心而上欺　聖聽哉惟是臣少讀程朱書其論灾異之道甚詳且備此非如鄙儒俗士應文備數之說故敢以具列于下　殿下試賜澄覽焉則其所以開廣聰明補益德業而轉災爲祥之道無過於此矣伏願　聖明留神睿察焉且

竊伏念臣之職名無有鐫改之期臣日夜憂懼罔知所出意者　殿下體下之仁雖至而小臣獨未蒙遍覆歟是何苦言悲懇屢瀆於　聖聽而尚未見矜許耶有損於公而積戾於臣臣實悶焉伏乞　聖慈特垂仁恩俯諒臣言實出於中情而非所以誣飾也　特許遞免並改兼帶不勝幸甚

宋英宗朝水潦爲沴程子爲其父太中上疏其略曰朝廷紀綱汗漫離散本原如此治將安出百姓窮蹙日以加甚困之陷之之道又非一塗驅之於治則難格率之於惡則易從思利而志動乘間隙則萌蘖宄逼凍歼則爲盜賊奸雄一呼所在必應

以今無事之時尚恐力不能制況勞攘多事之際乎以此觀之天下之勢安乎危乎此皆有危亡之虞而未至於是者亦天幸而偶然幸然之事其可常乎願陛下以社稷爲心以生民爲念鑑苟安之弊思永世之策

神宗朝彗星出程子爲呂公著上疏曰聖人謂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自古以來何嘗有以危亡爲憂而至危亡者乎近世以來引咎之詔自新之言亦嘗有之倘人君不由於至誠則天下徒以爲虛語其能感天心弭災變乎臣願陛下因此天戒奮然改爲思商宗之體實鑑後代之虛

飾則不獨消災沴於今日亦將保丕基於無窮矣
孝宗朝冬雷之變朱子進劄曰間者冬氣太溫雷
電震激嗣歲之計尚有可憂臣推迹前事以深求
之意者德之崇有未至於天歟業之廣有未及於
地歟政之大者或未舉而其小者無所繫歟刑之
遠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幸免歟君子或有未用而
小人或有未去歟大臣或失其職而賤者或竊其
柄歟直諒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歟德義之風未
著而汙賤者騁歟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歟
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歟必有是數者然後
足以召災而致異臣願聽斷之餘虛心靜慮試以

前數者反之於身驗之於事而深自省焉則淵默之中無微不照而凡得失之端孰有孰無存孰攻皆無所遁其情矣然後差擇近臣之通明正直者使各引其所知有識敢言之士寓直殿門凡四方之言有來上者悉令省閱舉其盡忠不隱者日以聞于聰聽則天人之際譴告所繇將有畢陳於前者然後兼總條貫稱制臨決以次施行使一日之間雲消霧散堯天舜日廓然清明則上帝鬼神收還威怒羣黎百姓無不蒙休矣

寧宗朝屢有變異朱子進劄曰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咈譴告

警動之意

寧宗朝又有冬雷苦雨朱子進劄曰伏願陛下克己自新早夜思省舉心動念出言行事之際常若皇天上帝臨之在上宗社神靈守之在傍懍懍然不復敢使一毫私意萌於其間以煩譴告而又申勑中外大小之臣同寅協恭日夕謀議以求天意之所在而交修焉則庶乎災害日去而福祿日來矣

臣謹按自古變異之條無如漢成之世而當時上書言事者皆咎王氏其後奏卒篡漢後世皆以其言爲信然然以臣觀之成帝沉惑內嬖見

其妬恚不食而亦自不食又成帝無嗣時後宮二人生男則又皆自臨殺之盛以方底而潛瘞之以悅所嬖之意卒至於嗣絕而身亦無病而暴崩所嬖者亦爲有司所詰誅以此言之當時天戒豈專由於遠在數十年之王氏而不由於目前之嬖惑哉夫葬之爲變雖大然世世所有故程子曰昇葬猶可言也至於父殺其子以絕祖宗之嗣而促篡奪之禍者尤豈不足以致天怒乎而當時與後世皆以其時之變專歸於王氏而爲人君者遇災則皆不反躬自省惟歸之於枝葉故弭之之道愈求而愈遠竟至於敗亡

可不懼哉故程朱之所以爲弭災之說者必本於人主之身而其急則恤民而已此似疎而實密似易而實難　殿下倘於已上數條深留聖意則　宗社幸甚

四 尤疏訓